東維子文集

五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23
5

文庫 11
D 123
5
010190552972
48-12220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二

會稽鐵厓楊維楨廉夫著

志

讀書齋志

醉李吴仲琚自幼穎悟長有竒氣而於詩書無所不讀求天未見書如不及題其室曰讀書自課早讀若干萬言莫記誦若干萬言蓋出則於書少輟入室則叉手披而口吟矣妻子責不理産及不能廢居、邑則曰我業蓋是仲琚於書其顓若是而余最號不善讀書者也性未能寡慾其讀也不能靜且顓即顓又性猝急苟且閙即亟涉欲竟為常恨自課不能如仲琚而仲琚求余文以誌室亡迺左乎重違其志則曰自昔儒之

柳田泉文庫

說有畢夔無書可讀而天下之學幾廢不知何雖之文天
下之至書也帝典以前有皇墳之書大道所寄善讀者稱左
史倚相斷自唐虞以下堯以是傳之舜〻以是傳之禹其炳然
見於書與二耀齊明不能滅也前聖既往後聖復起易也詩
也書也禮樂春秋也皆聖人之書也善讀易者以知來善讀
書者以辨事善讀詩者以正性善讀春秋者以知往善讀
禮樂者以制行知德聖人其無餘蘊矣學者幸而有聖人
之書可讀則聖人之蘊在我不在聖人然有不幸訓詁之溺
詞章之隆也異端小道之亂也吁此非書之罪也讀書而不
徹其蘊之罪也讀書而不徹其蘊則瞽儒之說勝也已斵
輪扁有告於齊之君者曰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
能以受之於臣行年七十老於斵輪古之人與其不傳者死矣
君子之所讀其糟粕已矣吁茲非瞽儒之論也讀書而無有
徹其蘊之病也仲琚讀書二十年其於聖人之蘊徹矣盈箱
擁架者可以忘矣若余之不善讀於扁方有愧焉韓非子
曰慧者不以藏書筴知者不以言語詔予願學而未能孟
軻氏曰以友天下之士為未足讀其書以尚友乎古之書仲琚
其似之

鐵硯齋志

硯之龍尾以其地名馬肝以其國名帝鴻銅雀以其古玉古瓦名
竹漆以其靈植巧工名孔研非珍器也而以聖人之德名鐵研非
珍器也而又以桑生之名志桑生為主司所忌有觀其不舉進

士者生鐵鑄爲硯自警之曰研弊則吾業改也卒舉進士及第吁志之不可已也如是吾未論其人而尚其志孟子曰士尚志士尚志士而無志尚足以爲士哉雲間呂生恂從余授春秋五傳學名其脩業之齋曰鐵硯且鑄青州之鐵爲淬穎之具生非尚其器尚古人之志也志不移吾見生之業成矣故曰志之所存雖迷而親雖缺而成彊裂壞斷不吾閒也吾觀者間得於貧窶之人而貴富大姓之子弟未聞也間有者大率以名始屢而未忽卒於不能竟成非此師父之罪也子弟之志不立也今生年踰冠矣妻妾矣子女矣父兄將以門事委之矣而生乞歲月之暇於父兄曰聞志無他嗜之惟在文藝耳使恂得卒業於其師者幸矣於是屏遂妻子救斷家事而朝焉夕焉於是齋脩其業不以祈寒盛暑少輟也生之志不有竟成而光于桑氏者乎桑不幸生五代雖擢巍科登相垣蓋無足觀者生際盛代志一成事業蓋將過之吁君子非學之難學而無立志之患非志之難志而無令名之患生勉之生之門友曰馮生濬吳生毅盍亦以吾言警諸

心樂齋志

喜怒哀樂愛惡欲人之七情也樂居情一而聖賢之教每樂言乎心何也孔子稱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回也不改其樂是是非樂不足以語仁人之心心得其樂凡哀怒愛惡無有失其節者蓋未嘗有以損吾之樂也世俗不知仁人之樂也內世俗之樂也外外者物而已矣求樂於物物盡多而樂

蓋不足惟樂於内而凡天下可樂之物舉無以尚之此心樂之至也雲間呂希顏有志於顏子之學以心樂名其燕處之室求予言其樂予曰心樂豈易言哉心樂非孔顏不能有也子夏孔子之高第弟子也出見紛華盛麗而喜入見聖人之道而樂二者交戰于心而不能有以自決此心樂之未至也希顏非簞瓢之士也一日之間聲色接乎耳目便佞沖乎左右狗馬珠玉之好雜然以售乎前者不一一而足也其喜于中者與商之喜者似矣其於聖人之心樂爭彼此之勝負其亦有以自決已歟不然吾懼希顏之樂者商而已耳希顏得為顏之徒也哉希顏惕然避席曰甘言疾也苦言藥也先生之言某之藥也幸奉教於先生願書諸室以為志

養浩齋志

孟子戰國之士也而得稱代之大丈夫小六國之君相者一浩然之氣也是氣也天地至剛至大之物也人得其浩然者山嶽不足為其雄也風雷不足為其厲也羆熊虎兕不足為其勇也秋之肅肅不足為其清春之生生不足為其富也千歲之日至不足為其遠也蘇子所謂不依形而至不恃力而行不隨存歿而有亡者推其盛至於參天地關盛衰之運豈不誠浩然已乎然其浩也必有養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得其養則浩極其用與天地準失則暴矣故又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又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至哉浩乎或暴也或餒也顧其養之善不善者何如耳此孟子之浩然獨稱善養也吾嘗觀艨艟之舟

故于大水而致千里之遠者必秉載之人得其用舟之道又得其制載之具然後駕乎風清肆行千里而不虞乎溺不然制之之具苦用之之道疎舟不役於人而覆爲再役也是覆溺道也故氣譬則舟也養則用舟之道一志配義則制舟之具也浩然之氣人是有之人欲以不學之才而覬其浩然者是乘舟不得用舟之道而無其制遠且有覆溺之患者也可不懼也哉雲閒任子先好學不仕而尚友孟軻氏之爲人名其燕處之室曰養浩禮部泰不花公既爲書之而又求志於余余爲推其浩之有失得其處而養之者未備其道遂其說爲記至正九年九月十日

芳潤亭志

君子論根源者莫大乎世澤之壽者莫大乎六藝之學也故得其學者猥固而芳菲滋深而潤數前人以是始之後人以是終之芳之菲無時而歇潤之數無旹而涸矣世之言芳潤者與是異曰爵以芳其身而其芳也朝榮而夕悴曰富以潤其屋而其潤也乍濡而忽槁豈知六藝之芳潤者遠且大哉吾來吳中得所見之家譜其信者曰吳虞氏也虞氏日集公至宣慰使公用六藝之學厚仁根義不食其報者已若干世宣慰始克享有榮名五十餘年而其子若孫林立穎發出典大縣者三掾史院者一以經行應賢能之書者不一而止其爲芳也彰矣潤渥矣此任氏講禮樂之亭而有名芳潤者非以林池華竹之勝世澤之元端也主是亭者爲伯璋宣慰公之第五孫也伯璋盡方壯惇行孝友又善尊師好學先于前人二時名鄉賢大夫皆折行輩交之吾知任氏之芳澤文

全盛而未艾也不然何其子孫之多且賢歟吾不及識宣慰公而幸伯瑋與吾遊嘗觴吾亭之上講求六藝之所深得且求言以爲志吾於任氏之芳之潤益培而韻使世而彌章益疏而沃使物而彌天也竊有望於伯瑋故書

竹西亭志

客有二三子持竹西楊公子卷來見鐵崖道人者一辯曰大廈之而有嶰谷之竹斷而節而吹之協夫鳳凰此吾公子之所以取號也一辯曰首陽之西孤竹之二子居焉清風可以師表百世此吾公子之所以取號一辯曰江都之境有竹西之歌吹騷人醉客之所歌詠此吾公子之所以取號也道人莞爾而笑曰求竹西者何其遠也哉伶倫協律於嶰竹未既竹之用也孤竹之子餓終于首陽亦未適乎中庸之道也廣陵歌吹又淫哇之靡竹之所嫌也地無往而無竹不必在淇在渭在少室在長石羅浮慈姥文竹之所也公子居雲之瀕滌蕩之所數箇籜苦之所叢結亭一所在竹之右即吾竹西也奚求諸遠哉雖然東家之西迺西家之東也竹又何分於東西界哉吾想夕昜下春新月在庚闔闢從兌室公子鼓琴亭之所歌商聲若出金石不知協律之有嶰谷餓隱之有西山騷人醉客之有平山堂也推其亭於兌園莫非吾植推其西於東南莫非吾美二三子何求西之隘哉三子者矍然失容慄然下意逡巡而退道人復爲之歌明日公子來請曰先生之言善言余竹西者乞書諸亭爲記歌曰望娟娟兮雲之皇結氤氳兮成堂百艸蓊而易薰兮孰與琬遺若口美人之好飾兮辟氛台

而清涼豈大泉之無所兮若稽首乎西皇虛中以象道兮體員以
用方又烏知吾之所兮爲西爲東叶當

芝蘭室志

芝瑞艸也非董卓孔子善人之論取以配蘭而言香何也蓋蘭有三
秀如之者自曰芝之蘭芝蘭非工物也之作蘭花則象山陸氏志故
孔子以芝蘭對鮑爲言晉人以芝蘭對玉樹言傳曰仲尼蘭鮑
荀卿逢麻亦獨以蘭言也朱子蘭辯曰古之所謂香花葉皆香
燥濕無變今之所謂蘭花雖僅香葉乃無氣質又脆弱豈古
君子之可刈而佩者乎爲之喟然曰古之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
也古之香斯可也言之香艸亦不見則艸木亦有隨時而變者乎
離騷子悲於芳草豈可寓辭乎嗟來也而焉生者去僞以芝蘭
命室來謁記庸詎知其寶之芝蘭皆孔子之所稱者乎抑朱子
之所謂不可爲君子之佩者乎生愀然變色曰離騷子悲芳草之
變者傷亂世之君子其之名芝蘭之室者其與無世之君子居也
盛君子某幸背得見其人某人者天下士也次得見某人某人者
一國士也又次得見某者人一鄉士也十年不得見先生而今日見
之非其也所謂之世芝蘭乎世蘭芝乎不幸有變者雖當吾門而
必鋤況入吾室乎其不變者雖在野而必來況在吾室乎予聞其
言而艱之爲之歌曰芝蘭在野兮不以野而自傷芝蘭在室兮不
以室而自慶叶世服艾以盈腰兮羌獨佩蘭以爲常寫操兮歌
吾商芳菲兮彌章

蘗甕志

桐廬章沐氏客處錢唐委巷中得一室陋而且隘自題曰虀甕
旣得待制杜公本書其額又移書雲間請予志予復以稗官之
說寔士有三百甕爲何神所請者子何樂以其請者自居乎
章木曰士不可以一日而忘虀味人味乎鸞脯鳳腊者有而未有
知虀味者十二日而不知虀味其道殆已予又復之曰虀又從韭
青齊奴作韭虀其味嵌天下生殺帳下奴之濡其術者子之虀
亦有是乎草木曰此吾同名而異味者青州奴烏知虀味哉使
知虀味金谷不墟二十四友不禽也予韙其言遂爲論次曰漢稱
生眼空天下士謂苜蓿羞可語餘皆酒甕飯囊耳世以生民脂
膏養天下之酒甕飯囊民亦不幸甚哉守道息食于虀甕
而出而可天下生民飽食而廣居也予之甕其得自使而人得而

逌陋戢隸之辭曰虀之室兮儒之宮一室之隘兮天下之容吾何隘
乎兮甕而志乎高臺大墉甕之虀兮士之茹一茹之苦兮天下
之朕吾何醜夫虀而志乎龍肝鳳脯

漱芳齋志

雲間呂生恂名其新闢書室曰漱芳取陸士衡語也而有請於
余曰吳俗嗜好尚權利次貨殖婦女狗馬及方伎服食之秘也
恂賴大人䕃雅知有義方又賴先生教顓習在藝六時時能伸
筆引吾漱其餘芳足以自朕蓋不知俗有權利貨殖婦女狗
馬服食之秘之嗜已願先生有以志諸室以儆予入吳雅有喜
呂氏父之善教其子也又喜生之嗜好異於庸衆人而善承其教
也而芳則難言也何也芳者大道之英至治之馨也世世之泰其

芳在天下世之否其芳在六藝天下之得之者尠矣離騷子 思
得之曰芳菲芳而彌章至於悼時不得則曰哀衆芳之蕪穢
其所以自咀於萬三千言者則亦徒得諸齒吻之膏馥櫝之譏
而已耳其能沾溉全楚之國哉然其芳不溉全楚而溉于天下
後世也遠矣故得其芳者嚼然泥而不滓與日月爭光焉可也
喑騷之芳且爾況聖人六藝之芳乎陸氏子服膺儒術者著之三
百篇蓋亦有志於芳矣而實未嘗得之使其得也其能去舊鄉
奸新國廿郎戎服敗河橋以遺草亭老鶴不勝之恐哉方今聖
天子思至治之馨表章六籍以取士士有不在六藝科者不得
奸時以進生於六藝能漱其芳之所獨得異於陸氏子也而又遭
逢盛時以大科進焉則其芳也肯為離騷乎離騷不為也又
肯為陸氏子乎生勉之又師之望生生之自期以會文師望者
不在是乎勿徒曰漱芳者自腴而已也異俗之嗜而已也至正
九年夏五月十日

蠢物志

雲間李彬家有園池池有卧石一具狀類怪人題其顏曰蠢物
彬嘗醺之所醉踞蠢物曰爾蠢烏知不有蠢如爾者乎彬曰爾
不蠢吾蠢物還說乎余曰石氣之核也怪而以為用也於禹
隕而以為警也書於春秋曰嘉曰肺以為乎疲而達杜也設於周
官鼓聲於桐魚鏡也鑑于月林劍也利于昆吾憑也醒酒於平
泉之墅鍊也或至於補天焦也或至於縮海及其幼而不常也至
羊叱而人言物之靈若是而謂之蠢可乎今天具陰易五行之秀

命之曰人與天地參而有冥頑弗靈非人類也詩曰蠢爾蠻荊書曰蠢茲有苗以其冥頑匪人類不可以王化率故詩人古史皆以蠢加之吁蠢有不蠢而不蠢者蠢也抑又有說人之逞知覺弄聰明蠢號曰道人曰知士曰巧宦及其窮也通覆不如塞智覆不如愚而人巧覆不如大拙也雖欲為蠢物不能耽則彼謂不物於蠢而謂茲物於蠢者孰愈孰劣哉君病夫不蠢者之弗蠢物若也故以之號而警之乎不然蠢物不蠢也

濯纓亭志

有三客者會於雲溪之上濯纓之亭各陳所詞詩以白所志一客歌曰桃花一實三千歲不識人間漢秦世溪上漁郎何處來溪水東流復而逝一客歌曰荷為衣兮葉為裳飲沆瀣兮餐朝暘山蒼蒼兮水泱泱懷美人兮天一方一客詩曰我所思兮思故人堯舜之主臯夔臣箕之顛兮潁之濱飲牛豈弃巢由氏又歌曰鑿則圓兮枘則方尺有所短寸有長文武之道一弛張龍伸蠖屈安厥常歌闋以贄於濯纓主人主人曰一客之辭逃世之士所志也二客之辭喪居之士之所思也三客之辭一隱一顯與時推移之士所為也如用之吾從三也歟三客者退錄其辭者鐵厓道人會稽楊維楨主人者為中臺中丞公吳鐸也

癡齋志

余嘗疑顧愷之稱三絕而癡當其一癡者不慧之名也使愷之果癡尚能以才絕畫絕命世耶不知其癡黠所寄也桓溫謂其癡黠各半吁愷之之黠果可以無患求之耶晉士大夫往往用

癡蓋慧如玉述王堪之流是也老子固嘗論辯與巧矣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此晋人用癡道也錢唐盛生修齡自蚤年得癡名於人因此自命吾不生之癡果出於無慧耶抑愷之寄之也生嘗從余游精悍堅確日讀書數千言嘿誦如流夜課詞章若干首不以祁寒劇暑少廢其吐言揚才若雷奮河決土墳而草木發也運試有司輙不利赴二千石辟為掌槽史志又不信則復理詞章試有司遂售其資其才與志若此而人以無慧之名名之生又以自命其果當乎不當乎雖然世貴曲通而生獨尚直世貴抑和而生獨尚介世貴巧辯僞容而生獨樸與誠也則有類乎癡而已矣抑豈知生之癡去俗為甚反而去道為甚近世務諧俗而不務道合者不少也又烏知其癡之果為癡乎不癡乎今之人有聰明自任迺至肓妄擿埴顛隕於汙壑陷穽招之而不及呼之而不覺終其身有形植物累之憂者則其為癡也孰大焉生偕計上京師將有為政之日其毋改乎類乎癡而未嘗癡者則其不為聰明不癡而未始不癡者的矣

西齋志 有詩

有二客持吳興趙公子西齋卷來見會稽鐵厓道人志一客辯曰首陽之西有孤竹二子者居焉清風足以師表百世此吾公子所以取號于西也一客辯曰伏羲之西有小桃源者在焉其地如洞天邈不與世接此吾公子所以取號於西也道人莞爾而笑曰竹孤之子餓終首陽未適乎中庸道也桃源之在人間世有

方外荒唐不經之說也公子雖習隱而好高負果之是哉吾知公子者公子素負奇氣有遠大之量思得明王以輔翼之而不果也遂宿其志於西吾相其夕陽下舂新月在庾閶闔從兑至公子與客鼓琴亭之上歌商聲若出金石無與和者而有懷夫西方之美人曾不知首昜有餓隱之高而伏翼有儷都之勝也二客於公子何求西之野哉二客者失容逡巡而退道人復為之歌明日公子來請曰先生之言善言於西者乞書諸室為誌而歌則古將被之秋聲云歌曰

物生於東城於西兮有信有屈物不齊兮彼向而笑偵為迷兮惟古有道物不辱兮大東之西孰我賓兮我所思兮西方之美人兮

木齋志 有詩

吳下殷生奎天質古茂一言一動醇乎其無偽者也人以水歸之生遂以木名齋令禮部尚書泰不花公爰其為人為書齋額求余言誌諸室世之置椎魯不聰者類曰木鄙為棄材亡所於用必多夫不木者曰便曰給曰機曰警不知便給者蒙不仁之異而機警啓薄行之儕也孔子嘗論木矣必與剛毅者同稱曰近仁仁固可以木得之而不可以椎魯不聰棄之也夫大味不和大質不雕大樸不散其惟木也乎仁者至樸而亡偽之物故論仁惟木為近孔子之言欺豈我哉嗜木為聖人所器而論者棄之天下之能仁者寡矣抑論者之所棄則有矣士之為大有似焉而實非漢稱長者未之近仁者也惟勃迺之而陽朴售至奸如

周仁之流則大似而大非其為不仁也甚矣今 聖人以深人治萬
生使民刬偽還朴表民者類求長者吏若生之木固又令
聖人之所器而又加之以聖賢之學使言仁者歸生生其不應表
民之求乎吾聞生之王大父大父累世忠樸如生所種殆出於一家
風氣之厚也殷氏四世而未易其當昌在生無疑者故吾敘而
期之而又為賦詩極木之所詣以率能詩者繼之詩曰
七日混沌離 穿鑿爭七竅 碩果一失仁 百體俱弗肖
巧詐日橫生 售朴至深溺 聖人憂世心 世變若原燎
安得至木資 與世作津橋 學齋取木名 衆巧不同調
回愚與參魯 入室得道要 豈是灰槁人 滅心比滅爝
君看記須鷄 人方詆不鷄

雪巢志

雪一也而苦樂之情異焉何也清也寒也者不知其清今者不知其寒此苦樂之情之辨也上古未有室廬則民有縣巢而居者至陶唐氏之世尚有巢又之流以樹為窟與羽族同栖者吾想其巢當霰雪之集與木稼同冰是有雪之寒無雪之清者也後世乃有借光於雪者謂之雪因致爽於高者謂之雪樓而又有假屋於巢假巢於雪者謂之雪巢是有雪之清無雪之寒者也我所謂雪巢者崑之洪用氏治其棲客之室於雪鷗堂之陰者是也用居高門縣簿者幾世矣而無華靡之習炎赫之勢堂號取於雪鷗蓋富而能清者也其名屋於巢名巢於雪固宜雖然居其清於主與客接物潔之也處巢於窮陰

沍寒之際一念之擴衣吾衣以及人之卒歲無以食吾食以及人之朝夕費諒也此又及物之仁之義也予屢辱用觴於巢人固尚其潔己擴而仁為、義者或懼弗及也故因其請記而為之言具使賦雪巢者不徒思於古之巢寒者也

藏六窩志

雲間錢子雲氏博學工文章才可用世而世不用也今老矣黃冠野服脫落世累飄〻然有神仙致退而築一窩于鴛泊之上洑達〻乎浮游于滋茫龜然於是命之曰藏六求予一言以為志予謂藏六本坡翁語坡以失言藏六子雲何失之可言哉嘻藏山於澤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而況藏六於一甲乎見者不劂而刳則鑽扙而知之矣是欲遁而不得其道者也是故珠假藏於蚌而蚌折玉假藏於璞而璞剖又況假藏於貝者此甲之靈於人而不靈於己者驗也子雲學道者吾請與子言藏曜靈晝而忽夜日之藏虛魄望而倏朏月之藏萬物鬧於春養於夏成於秋而閉於冬是天地之大藏也天地之藏必有道焉放於六合而無外卷於一密而無內是大道至藏也子雲學道而欲救失者藏其六也不既愚且勞乎子雲作而謝曰吾不敏吾將從子游以聞夫六之藏也藏道何如曰藏于一故曰藏于一萬事畢

俞同知軍功志

杭自宋行都未歸版籍後生齒日愈繁無兵革災者幾三百年至正十二年七月十日庚辰強寇至自昱關紅巾赭

服僭竊王號蹂躪我城池刼殺我府庫鈔掠我子女土抗
天討其悖甚矣越壬辰肅政使守蘭公親按重兵會行垣大
臣戮力翦賊時俞侯允以仁和縣尉公孫合合哈必元帥部位
破賊於吳山癸巳伏兵六部橋捷獲兇頑若干人掩殺其部
士者過半奪馬騾旗鼓器械莫勝算甲午追兵壽安坊賊潰
走追襲至明慶僧寺盡焚其巢落李公壯侯智勇視他賞
貲獨有加乙未沿井亭出衆安橋交賊鋒者三生禽渠魁一人
及從黨若干人丙申追殺過北關復吾倉廩府庫之狼籍者若
干所又生禽其掌記者二人獲所刼宣勅劄憑及偽命妖經之
屬燒毀行寨拘截輜重賊盡北奔而杭城始復庚子復領哈必
赤義兵西赴餘杭勦搏其殘孽八月辛丑朔遇賊西門交戰

獲首賊某都帥某妖師某總統某賊大敗捷書至憲府憲府論
功授賞遂擬侯為杭州路同知府事閭民巾夫咸手薰爐拜侯
之學之德士之業文章者述為歌章以頌侯德之美闕元道士
徐以正又歷疏其始末來求文以誌于石予惟絳帊帕頭此神
禹氏之軍容也夫何小醜敢僭其儀漢賊黄巾[illegible]晉賊絳帽
李侯非不德陵州郡熾行妖孽以冒奸天器皆亡不旋踵而皇甫
嵩華宏之徒資為大功蠢爾獠蠻復逞左道以速鼎鑊俞
侯之功又豈下於華宏皇甫嵩之徒歟宜其十有旬日位躋四
品而人不以為過也自是侯將右肅政府為國家始終殄賊獻
戎功於 明天子天子將獲功賜秩見肅政府之善人用而侯
為 國家一時才人之盛也豈非杭人之望乎侯尚以予言勉

之侯名元字長卿世為錢唐人是歲十月初吉誌

王鎮撫軍功志

鎮撫官古之軍正司律令軍中得其人則都督之在體要而坊逸部落之在下分立而情通不得人反是至正己春皇帝命江浙行省平章定下沿大江以東調諸道兵討紅巾賊命至京兵大閱謂都鎮譚汝楫曰師行千里草木不靜所過郡縣士卒將有勵吾民者君為我選公勤廉威者治士卒勿譁汝楫曰唯々乃舉前大府監器備庫使王君顯祖自代平章視其丰儀卓犖論裁殊庸人即版授都鎮撫首陳民情次兵機地里要害已而下令申約束士卒潛相戒曰軍中令有王鎮撫剛毅人也吾輩無譁々者死肆一張民用大協是夏分率戎麾抵池以便宜決事率先諸將與賊相還最縣建德剋自西渡鐵木田因掀湖口撤彭澤行趾盤陽城斬偽元帥者二蝶賊將者二十有五從賊無算獲其廬帳輜重器械稱是明年餘城復寇東流君進謂平章曰東流糧道絕之危必死爭平章難之遂引兵東下標饒之石門枯東流大山三十餘戰深謀密計用之無遺算而一時卒咸樂為之用々能廛建奇功民之犇命歸明者以萬計吾所謂官用得其人則居上者體要而功逸為下者分立而情通非歟省憲論功聞于朝士民被恩歌于道大夫士又作為歌詩以美之軍中之通歌謠者從而和焉此陽浮慕者哉然而大功未褒勞君不以為枉致身為所事君不以為難董子曰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君子達此

者此歟其徒葉一元以余爲文章家司公論於當代且視信於
後特其狀來求言於是乎言至正十四年七月初七日志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二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三

會稽鐵厓楊維楨廉夫著

碑

兩浙鹽使司同知木八剌沙侯善政碑

至正十三年春正月杭之監檢校官劉某將監商嚴峻寧來
見余東門次舍請文以記使司同知木八剌沙侯之善政余驚
疑曰當赤鬚氏寇亂之餘而監漕官有政可紀非官之祥也
歟余嘗官於海濱矣見歲之分漕官挾悍吏二傔佐一校
卒數十至分所必先震刑威而以售沓墨於其後下視亭
民吏如囹圄罝兔狼殘隼虐無毫毛隱痛其咲嗟滿然後
民吏始得垂展手足官給工楮大亭與亭吏必撙捐過其

半謹而儲之以俟分漕爲故常若輪公租奉公養者吁民
眞有不病乎朝廷憫之爲減額數三之一署監漕者皆皺
以臺憲老臣及州郡之良二千石令沙侯之同知兩浙監漕
事甚應是選歟峻曰自侯下車即攬轡慨然有激揚志
分漕嘉禾先問亭黎老貧艱孤苦聽以狀聞取其損數與
大亭亟除之豪民故犯摧與吏作奸市鈞逮富人及仇家
不論情實侯一理已犯奬立革桀吏舞文敗吾法誅其尤
而餘皆有儆任指使者皆恂恂然謹行於寘恒若侯視聽
之及亭工樁毫釐皆到民無異時撙捐民咸拊手叫嚾以
爲非工樁之惠沙使君之惠也故在嘉禾未嘗一筆及亭之
民服力歲課不嘗如子職比還司而漕使長且驅馳奚事
亭之商散轉漕之利幾格侯於此時兼伯長之政格徠客商
不減平昔先是倉吏與網兵相爲奸雜監以僞悉侯申令
禁止又其所藏監悉多累年不發較常數虧十之三四侯
驗商人所給數俾新聞故以與之且不便强有力者越先後
次不數月商舶押至流運不絕足課於常數以充軍國之
需於此是侯之才有大過人者無負國家選用之料矣
吾聞君子論祥以政不以物商人談侯之善政如此事家被
其澤者可知已非吾所謂官之祥也歟是宜書其莅官行
事刻諸貞石永示後軌侯西夏人字某平章某公之孫
也記銘曰
惟海殖利　利民利邦　謹政歷笼　懼民有創

法苛專困　法慢囷商　官不理法　墨敗我常
爰選才德　以量漕綱　惟我沙侯　良二千石
下車求言　民我休戚　指使循良　抉去蠹蟹
刑罰不平　尓亭我力　關石不頗　尓商我役
惟侯治法　康厚秉心　其履恒〻　其德惜夕
辰我謳歌　曷尓呻吟　昭然冰鏡　儼若旱霖
韓運大利　出納弗借　君子論材　以政以德
剢丁寇亂　官失守職　我侯守官　乃建成績
盡踐公輔　以植王國　我作銘詩　昭示政則

長興知州韓侯去思碑

吳之長興范元禮致其州又兄之言曰州之良二千石爲韓侯侯起身濮陽同知州事歷汝同知州事得民譽甚四命爲令職長興吳壯邑也其地邊具區農艱食其土俗浮囂好盤遊大家喜氣勢多許爭素號難理雖老財譽者病弗違惟侯之來也本之以仁明決之以剛而行之以直也盡剗去舊時積蠹詰焉爲令筆焉爲畫一出于奪是非之公長貳或以各意爭予敓侯既以正持大綱其中雖上下有矛盾其不順而治者寡矣民始有不便安其爲者形諸誹傷運未幾則咸識其意樂其利而歌其休也邑役素不均田資產弗辨也侯下令産滿資匿者許若干日自陳即不陳許人檢役焉不三月得列簿帳役無不平量貲兗視戒石勸因去之侯至作新石益大書其詞且名其紀令書曰不欺

天云由是大家悉無敢奸以私者白鳥鄉者悖弟周福斫死其兄而誣訴於他日者侯得其情出他免反厥坐下笞寺僧某為仇人誣奸狀中傷吏有仇相為根株僧某下獄室幾死侯辯其衣物並牙即伸其枉民情大悦服其明決類此侯奉太夫人且八十矣太夫人教侯仁且賢侯朝出視民事歸必告其母事當理喜而飲即否不飲食且慍見於色故侯政之休者多出母教也侯視事暮月縣賦平奸慝屏流離還關市通壟闢廣而庠序之教興矣民謹然誦之為良二千石往者未嘗有也今秩滿去吾民有什百為群相與涕泣遮馬首于東門不聽去者願子體民意昇之以文刻諸州亭之石不惟使民懷德不忘庶幾

侯來者亦有所述也予客吳興者二年諗侯之政與州父兄言不誣故為之序而且繫之詞侯名約字彥禮博齋其自號真定人其家世勛望有家乘在茲不復詳也長興雖湖州之支邑曰吳長城俗若易闘義亦易興惟民師〻慎簡其人其人伊何曰剛且仁侯來自西維父維師且視其民夕奉母慈母訓爾聽與民爾政俾爾民康寧俾爾無爾病惟牧保若保赤子我哺我衣惟恐子駭汝疇汝闘汝[illegible]汝織勿奪汝時劉迫汝役汝有痛生我其恤之汝有杜罰我其出之政用大和臬用不辜若旱得澍若渴得甦侯今去我誰與活我迫我宽我誰復拔我惟湖有石其石漸〻刻侯去德後來具瞻

富陽縣尹曹侯惠政碑

皇帝踐祚既久念海内外土地之廣生齒之繁仁義禮樂之澤有所未周乃召丞相議政化之得失繫於郡縣之寄由是簡牧伯以惠黙愚多用儒術為理仁厚循良之吏往々得以紓其蘊抱而窮山異谷之民皆沐其惠休若富陽之有曹侯亦其一也前守有不期月而去者侯獨留五年而民惜其去々之日邑士民馮某等來謁余錢唐乞文以紀侯之惠績馮之言曰富陽杭支邑當東南要衝枕山帶江無沃土美植以當大府之需故民勞而貧俗訐而澆侯下車首以敦本厚俗為先務屬孔子廟壞乃捐田之入率士籍之優饒者以遠立為事廟既成又為之聘名師招俊民而教養之不數月弦歌禮讓之風達於郊鄙繼新三皇氏之宮社稷之祀壇壝皆煥然可觀下至郵驛河梁百廢具興而民未嘗以勞告巡行畎畝躬說桑田明深條柔而民無失時惰事之罰阡陌既闢民食其土而庭無盜賊獄頌之聲良田賦役均一而徵科帶亂吏無並緣之奸而民始知以有生為樂也歲大月不雨禾將槁死侯走祈山川甘雨隨沫馬山有虎白晝傷居人侯設檄山靈虎尋塡若憂告語而去者侯之感於鬼神禽獸有如此者公退輒開戶讀書或行山水間時為歌詩以紓其清曠超越之懷其自治有如此者其是政也明而決其下士也恭而禮其馭吏卒也嚴以恕蓋侯以兼人之質以承其家學有尚書誰一郡侯運使通議

公為之祖州伯奉議公以為文其忠君恵民之教耳熟而
心飫之故其設施章章如是前倅湘潭録嘉興既去而
民思之今見富陽者吾民之思蓋過之予聞儒之為德
和平而靖深寛簡而粹密故發之於事業多恵愛子
諒非徒長袖闊帶以取侮於庸妄者也若曹侯者其亦
古之循良吏也歟誠無負吾君與吾相畀予之重矣曹侯
往焉日躋顯膺展其文以施天下益信夫儒者之有為
非世之俗吏所能輩行也余也吾以儒術食君之禄而
老與時違聞曹侯之風未嘗不發愧焉故重渴之請而未
書之侯名忠字惟良燕人云

於潛縣張侯禦寇碑

有虎眉吏數人來自於潛山谷間偫其邑大姓曰章和徐
瑞等若干人言其縣令張公傑之為保鄣有狀至元乙未
夏五月賊起安吉東抵縣外境謀縣署所宅之縣以兵守者
先遁初侯慮賊以義結民為伍乘法民無窮富老穉皆
樂受命修門隍理器械立旗邑聯凡若干伍侯以至師自
命矣于民田令今日與民共死生吾死君輩偷生令以五乘法
殺若輩吾偷生君輩亦以五乘法殺令郎夜統衆二千人跡
賊所往搗賊虛殺其魁一人從十人賊望風崩潰越明年
春正月賊又自徽突昱嶺陷昌化昌化去縣治僅三十里所
居民騎荷擔謀徙侯餔牛酒呼民後以五乘法矢如初賊素
聞侯名且有兵略皆迂去寇他邑曰縣託按堵如故仍調鄉

夫守禦四門晝理縣事夜巡縣境以為常民之倚侯蓋柱石矣夏四月淫雨窮晨夕不止凡十日二麥垂稔而腐且過半侯詭詣岳祠痛自責者三而天大霽民之倚侯又神明矣他如分振窮敬教勸學卹老疾宥孤寡此又收人心以助皆可書者吁若張侯者非今之保障臣哉侯丞揚子縣有治聲邑民為樹碑著善績令尹吾於潛捍災禦患力政益過之潛父兄亦將樹石西門以為吾人紀去之思聞吾子文足以傳後自有以弟而登諸石予嘗以紅寇滋熾往往易吾官軍官軍覆不敵者以主兵者無能主兵無能以五棄之法七也誠使小而長千夫大而統大師者能守古伍乘去如張侯者吾未信兵不利寇不殄也吁秣陵之潰武以

潰視至將如塗人非惟棄甲而去或有倒戈而仇者誠誰咎哉吾宜有述以諷主兵之不如張侯者庶有瘳乎余未識侯跡其治行若是不啻如心交其人也於是乎書侯名傑字漢臣濟南濱之世家云至正十六年春正月七日記

重建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碑

海漕古未有也古者天子千千里而都公侯中百里為都天子都漕而入者地不過五百里公侯都漕而入者地不過五十里禹貢所載入謂亂何乃級節轉輸之次其輸止於方貢之物蓋畏時兵木有餉仕未有廩何有於漕運哉春秋時國各有兵事則始講求其法亦不過師行之餉國都之漕猶未講也秦罷侯置郡令天下飛芻輓粟負海之郡轉輸比

河率三十鍾致一石漕之爲役始勞而泥海之漕亦未講也
國家定都於燕控制萬里外軍國百司之調度皆仰給於
江之南漢仰漕山東唐仰曹江淮皆無道里遼絶之阻也今
京師去江南相望水陸數千里而軍國百司之調度欲朝夕
供億如取諸左右呼便無良法以致之則民勞國獘又可勝
言也哉此江南海道漕運之法開實天運之所啟也迺至元十
有二年天兵下江南丞相白顔公悉收庫藏圖籍上之京師
屬將朱清張瑄自崇明徑海達於燕而海道實開於此
繇是東南入餉者浮游大舶絶海而行發陵倉踰成山歷
萊洋入界河抵直沽以灌於天庾海若受職洋飈逆順龍驤
北指僅旬日程耳兹非曠古以來所未有之大利捷便乎故

曰漕運之開天運之啟也越裳氏謂海無烈風意中國之
有聖人也證之于今不信已乎初漕之署開三府于平江
置萬夫長六員僚屬若干人虎符金節兼黜軍旅秩數
視他萬夫長府弗得儷其肇且重焉大德癸卯併府歸一
長貳及幕僚凡九首隸屬凡八所粮餉歲增至三百餘萬
每起漕必行中書官親臨督調呼漕運之功大則漕府之
職隆勢使然也至正丁亥夏萬户買木丁公來領府治痺
陋土木弗之無以副 朝廷設司授職之重迺謀諸僚友付
萬户鄭公洎定僧公協乃心力各出俸金以率僚屬助以營
運子本之贏明年九月某日始獲徹蘖而新規制視昔益
宏而壯閎三月某日告及幕元僚孫君來謁記且謂白掀

府來七十有餘年未有名言垂諸金石惟子其言之予既
為推言海漕之関於天而又有名於人者天既啟之人克佐
之斯萬世萬全利也不然萬一魚龍之國阻為巢穴天有
不可恃君子之所慮者亦遠矣居是司者知天人交應之
道則知其責愈不薄也已可不勉哉買朮公字永錫西
夏人起身宿衛連佐省臺有風節今以資善大夫為府
之監鄭公用和字彥禮三衢人定僧字平叔浚儀人皆
以近侍蝦居漕選經歷孫震知事鄧繪照磨衛璀董役
者千戶楊元正府吏湯文偕馮謙章復也銘詩曰
朔方聖人啟中天　天府之國宅幽燕　帝車迴旋統幅員
南海北海無中邊　海陵餫饟至領顯　龍驤萬斛誰開先
神人手執鯨鯢鞭　朝發扶桑暮咸淵　清明風生五兩縣
不周風起人南還　砲雲不作颶不顛　神燈在天大珠圓
帝曰開府具區壖　出臺入省居才賢　將軍來自西子関
高明大屋重翬騫　十風五雨熟大田　天倉如泉積陳貝
武夫翼艘挾飛仙　天人交贊利萬全　漕臣奏功帝曰然
國是煌煌千萬年　至正八年十二月某日謨

大中祥符禪寺重興碑

秀郡庠西个有古伽藍曰大中祥符主僧曰曇師持寺之重興
狀來謁於庠次曰寺之棟宇象設其來久矣廢興紀錄敢以請
子之名能文庶後有致且以壽吾教按狀剏於東晉興寧間哀
帝詔剡山法師潜講般若禁中師還山道由攜李舍于安

撫大卿魏公知其有道行遂舍地為寶坊延之至梁普通盛
行水陸法事故稱水陸院廢于唐之會昌大中天子復天下
寺院寺得故宋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羣疏于朝作
御前崇奉所至今寺之坊字曰華封云獲賜城西湯田若
干畝元豐間有市民曾性忠者烈地五丈充寺之河歲令祝
聖故生者是也建炎寺燬紹興乙卯主僧法瑜募有力者
建佛殿山門兩廡及五鳳樓縣鐘有庚度經有藏沙門先者
繼成無量壽佛殿三聖等像二十五年太守林衡奏改禪
院乾道辛卯大府丘某奏賜華亭沒官田九百畝籍入
寺我朝王林琪公始領寺事又置新田若干畝寺之養稍
贍絕熙光公來理法堂鑑湖澄公繼之適颶仆後殿三聖

像之存若有神護者未及興復而寂梅屋常公至僇力經理
僅成明樓及歸雲寮至元戊寅江浙相府舉叢林碩德充
各寺法席而我曇師在選中顧頹圮狼籍如逆旅舍寢食
遂安遂罄鉢囊資及募諸檀經營者十餘年始克鼎建
後大彌陀殿中嚴無量壽佛像左右十八應真仍翻理前殿
左右廡裝靈山會境方丈寢室成就嚴邃下及庖庫圊湢
一一完美方之前後廢興若此余惟寺之廢興以人不以時而
人之興也不以土木之績而以碩德高風也若肇基者之潜師
與今曇師之復興者是已然則碩德高風又豈在於禪哉
水陸法事哉吁象教化濁世而後有水陸之具世可悼也佛
法離而有禪禪離而有南北教可悼也已吾怪今之言禪

者不根祖始隐語以相蒙誕言以相勝使其徒悵悵然捕風
索影說無自而入大雄氏之道則往往祖狂而失守吾嘗曰
雲師師身禪而心則儒嘗與吾語道已以性善為法喜以敬
尊愛親為上義以安貧居易為極樂以作善降祥為因
果以言百師代行師千種為不壞身殆有與吾儒合者非禪
門氏率其徒於悵悵然捕聲而索影者也柳子曰吾於浮
屠氏之言取其與吾儒合者吾於師亦云師周姓字竺芳
郡之霅家子嗣于淨慈之靈石芝禪師其銘曰

大道支　九流深　西鹿興　華軌路　禪亦奇
道益悵　各戶牖　示鈍捷　盪真性　孰忘涉
一既離　萬曷攝　秀之西　宮葉葉　般若宗
登載牒　孜禪奥　訌異謀　惟曇師　我道協
南之車　迷之檝　推離宗　返伽葉　詒後人
廣白業　我立言　歷萬劫

玄妙觀重建玉皇殿碑

吳興玄妙觀在子城西北一百五十步為郡官寮祝釐禱雨
暘之所本梁大同二年所建玄風觀也唐神龍改龍興天
寶改開元宋初改元通大中祥符改天慶我朝改今名崇
建聖殿以居昊天玉皇之帝至正六年殿災主觀師聞
人得人攬其敗瓴斷礎不無愴然者迺與其徒施道清壹
迺心力勇發弘願既各竭己資且募檀施得里之大家葉
德榮劉道坦等又久捐若干緡錢於是首建聖殿經始於

七年秋越明年夏六月吉成肥楹傑棟翬飛岳持縿以朱
闌覆以重欄規制雄大氣象森寒凡慕帝佚張之具黃
金丹砂璀璨芬郁之飾視昔有加若天上良常化出人世
川祇地媼咸大懽喜奴隸婦女瞻仰贊歎誠足以侈廟
貌昭神休矣工徒竣事士民相與共落之穲稏在野歌舞
在滁休氣布濩無有災害人康物阜熏為大和則又相
與伐石以紀其成知觀事者錢道元介萬户敎化公來謁
記予惟吾儒之敎岐而為老釋釋氏以滅絕倫理示人以險
絕機之而生生之道幾熄惟老氏之道原乎大易大易吾
聖人憂患之作老氏者其無立患乎閒文法之煩稱也
機譎之互角也百疾俱作萬怪横生晝冥宵光夏霜冬
雷固不繆盭其故立敎以自然為宗以無為為有本返治古
於容城天時田不侵畔漁不爭隈訟嬰兒於巢上棲餘粮
於畮首虎豹可尾蛇虺可蹍而不知為之者此老氏旨也宋
崇其敎者又隆以昊天上帝之居巍巍觀闕與時王等而
王法無所於禁亦以廣好生之仁充玄默之化也得為其
徒者將推其敎以極衰世之苦則祖師之聖又豈直祝釐
以壽皇圖宮闕壇墠之崇又豈徒靡吾民力以侈外觀
而已哉方今 聖天子追治道於黃唐之上好生之德與天
同流摩積煦殘以恬 熙民有含哺而嬉鼓腹而遊老死
而不知 帝力之加於我者老氏之敎可以因之而廣矣既
叙其事復為銘詩曰

神鼇戴弁青浮紅　水晶宮闕神人宮
金鋪雕礎圓且崇　參差珠閣當天中
御瞻倍宸天人容　天威只赤下地通
白雲之鄉帝乘龍　翩然大荒靈下降
彩烟綺霧陛九重　靈鶴萬舞來從東
五方之人叩吉凶　帝懸下土叩輒從
物不疵癘歲屢豐　十日一雨五日風
聖人體天上帝同　好生之德天同功
祝聖人壽生聰之　侳侗全德還古蒙
彌天萬年天無終

杭州龍翔宮重建碑

龍翔宮繇宋理皇潛邸改沂靖惠王府爲之以奉感生帝山門曰龍翔中門曰昭符殿曰正陽咸淳間又改命南真之館南斗殿曰壽元玉曜曰景緝鐘樓曰如應經樓曰近真之章藏殿曰瑯函寶藏凡宮門扁揭皆宸翰也撥賜免粮土田山蕩若干頃淳祐六年賜元靜先生一菴胡公住持宮事不有粟道院在湖西栖霞之北天台葉公召集分主之寶祐初又撥賜長州崑山縣田以贍不足承之者爲古泉胡公我朝崇重玄教璽書護持令公執以奉脩祀典不卒胡僧璉陵轢教門改宮爲寺公力於匡復有詞于上獲歸土田者半殿宇不可復則有私貲置宋楊和王府基在今城西北隅大德丁酉撥造殿宇門廡倉庫以次而舉田有三庄在

仁和平江湖州大德己亥公被旨授白麻命語提點所印章
公為一菴猶子儒風道貌拔塵俗又以役丁甲之法呼雨
退潮致安宮之敬故其成功速而有以光前往裕後來也
己巳天師留國公主領宮事後有石田鄭公某松瀑黃公某
鷹湯林公某相繼而出皆有功於教事者而林公又克寬展隘
途增廣聖殿創建道城於霞山元統癸酉天師太玄公選
請洞霄史公景仁提本宮事席未温而隣燎延宮公前及
曰石泉已亭下於我矣我不興復天其厭之郡與副宮陳德安
上座李與榮壹乃心力議土木事副宮米慶中都監毛君
錫監宮貝景凡為之佐而太玄公亦施舍助二木皆縣是大
殿法堂山門北應制益窮而大廊廡庫道堂客館凡若

干楹無不一〻完美三清聖像莊麗雄偉父老瞻仰嘖〻
稱慶以為前此無有也公又捐私貲建大方丈疊石為山
鑿泉為沼蒔花種木鶴飛鹿走恍若世外扁之曰小蓬
山翰林陳公旅嘗為之記後至元丁丑被旨玄真人住持
同領本路諸宮觀公字元甫號玄圃美丰儀其氣岸凝重
時貴人皆屈膝禮之蓋有公輔之望而左為山林之主者也暮
年舉太乙宮黃公崇大以自代遂告老公當我為勵數之
際扶植教門安於按堵亦可謂善守成者追念史公於宮
門有再造功而廢興歲月未有紀遣監宮葉文誠備事
狀顛末來徵文既為約狀書之又繫以辭曰
二馬渡江一馬龍　東郎觀闕森開張

穆潸祀余感生皇　渡以嫖怒咸靈印
十一景緯生寒芒　天人南下南斗傍
朝輿龍飛暮龍翔　翠蓬三度黄塵揚
靈宮特立天中央　湖眉海眼東西望
地柱不頃天乳長　黄須仙伯古冠裳
龍腦寶藏聲琅琅　上清淨掃赤尾羚
六龍在天天下昌　山君海孤紛來王
南極上壽日重光　碑畢

銘

寶儉堂銘 有序

寶儉堂者雲間呂輔之氏之祖室也或謂輔之去其祖之㧡家不遠祖之㧡家由儉得之草衣蔬食汙尊坏飲之所為也故輔之命堂以寶儉云楊子辯之曰不然也昔子華子嘗與晏子論古昔聖之儉不以堯之居土階舜之不用塗髹之器為儉也而以儉在内不在外推其至極于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而神化為濡節其所受而嗇其所以出然後神守泰定而精餘不搖此聖人之所以為儉而為聖人之室也然則輔之者傳其先之儉也將以草衣蔬食汙尊坏飲之為乎抑將以聖人之節所受出取嗇神守泰定而精餘搖之者為乎輔之求聖人之道者也將有擇於斯矣不然計口而食視入而去操贏而制餘以庚氏商賈子之所為之寶儉也則子華子之所斥矣輔之問辯曰善哉先生之言吾儉也徹先生

吾為衰頹之人焉得造聖人之域也其請銘之曰

草衣蔬食儉之粗者出節受儉之精叶直我思古人居

中以虛五官既治萬物受奴是為大寶金玉弗如小夫

之志不出里閭又何拔異乎計口而食操盈而制餘者

乎

穀齋銘 有序

孟子之言穀致知力行之律令也射命中致知事志於穀

力行事也致知力行為兩輪車不得偏而廢也唐處敬甫

命其子之淳脩業之室曰穀蓋以知行並進之功鞭之求銘

於鄉先生楊維楨為之銘曰

一拙失百巧廢知不可以不厲　百中滿一中闕力不可以

不竭也巧之精貫虱力之滿飲石豈推飲石彎弧落日

於唐生穀其率

裘生褐齋銘 有序

古者衣制凡裘必有褐褐以柳裘之露而見乎美者也裘

而無褐與及衣貂白者筭犬羊之裘不褐以其無文則褐

主有文飾之事故曰君在則褐謂施於君所也吾門裘生

某轀晦于一室而以褐名齋毋乃不類歟蓋有志於事君之

文者矣雖然褐非徒表文也表敬也敬有二父也君也而

體異也子於父以質為敬故父母之所不褐臣於君以文為

敬故君之所褐某人父母俱蚤亡質之以為敬者痛無所於

施而文之以為敬者將移之於君焉耳抑又聞褐必家裘

文裘狐白則裼以錦之素裘狐青則裼以繡之方喻諸內也有大人之文則大人文裼之有細人之文則細人之文裼之由中達外各以象比不可誣也然則裼也者其又由外以卜內之歟君毋輕肆其裼也銘曰

錦而絅非文之屏惟絅而後文益炳裘而裼非文之的惟裼而後文彌闇惟的日亡惟闇日章惟裼齋氏敬之勿忘

自然銘有序

雲間沈仲參氏名其燕處之室曰自然又以自然道人自號也乞言於逍遙叟逍遙叟曰老聃談自然以理有至分物有至定極甘莊生推之為逍遙小大任小大長短任長短而物無不得其所其然者皆莫知其所以為自然也無為者與化為體上知造物之無物下知有物物之自造也非此無以明自然故老莊祖自然使世之沓埜躁妄一安乎自適而詣乎定極此自然雖然知効一官德徼一國者亦有自然故堯舜與許由雖異其得於自然一也參由自然而得堯舜於塵垢粃糠之外其詣極如藐姑射之神人則可使我之人脫出痝癘而蹐乎春臺含哺而治鼓腹而嬉國忘乎忠烈家忘孝慈子之自然者至矣參曰吾方有志於是願從先生遊庶見堯舜於塵垢粃糠之外乎無所單我事為逍遙叟信其志為之銘曰

理無小大　物無長短　理與物付　物與我忘　推其極也
物不痝癘　我不夭殤　子不信者　謂吾言狂　子將信者

吾將與汝訪四子於藐之椒汾之陽也

莊子逍遙篇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四子王倪齧缺被衣許由

甕牖銘 有序

隴西耕者李氏中其先宗三省幹之後中去其先之高門閭退築草堂松之七里涇為耕讀室〻凡十楹蓽戶繩樞北東西垣皆甕牖中每風起引東方明於甕次讀古先聖人遺書〻已出理耕事日為常有過而哂者曰中弗先先廬而甘為甕牖繩樞之子歟中間而益喜遂自號繩樞子仍以甕牖命其室介其友錢槀來見曰古者戶牖必有銘今辭弗古若不足以起徹幸先生有以銘予異其人曰繩樞子今之人而有古之道者歟七幸生華夏有宮室之後又幸生高門縣簿之家而遠返古初

甕牖是居非悠然有德遺物而立於獨者不能一日安於自如惟其然故豨韋氏之囿軒轅之圃有夏氏之宮湯武氏之室彼且䏻使我忻〻然而足歟不也世之傾宮室危臺榭直眛者逆旅焉耳豈徒逆旅府怨階禍蹤滅身覆族不寤豈不哀哉此甕牖之可銘也銘曰

隴之耕兮草之堂甕之牖兮朝之陽曦之入兮煌〻月之燭也陽晄天之刑民兮峻宇雕牆天之牖民兮壺室之白泰宇之光

心太平銘 有序

予自壬辰兵興來遭罹死地者凡四五然今年以淞府長顧公之招客乎于府庠退處一室顏之曰心太平人性之願公是

之曰首香山居士之詩自謂我是羲皇代先從心太平居士嘗歷險難身獲平太而未獲乎先生歷險難身不太平而心寔平焉乎謙之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子謂之也因銘室曰

嗜割爭　絶揖讓　尔一身　天地長　心獨游　在羲上

安順齋銘　有序

杭之城東隅有鄭老人號虛原年八十餘時過予諸子百氏取研極乎漆園氏之旨故其燕處室委順屢徵予文漆不能不委而況於人乎又曰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吾人之委順也歟其旨為銘曰

地不洛橫　天不逢運　順不吾委　違地違天
順一吾委　萬物自然

初齋銘　為復初鄭茂才作

水初惟清　濁焉以撓　木作惟直　屈焉以拗　水復其初
其清可澄　木復其初　其直可繩　維榮易子　反求厥初
旁岐勿惑　下流勿居　上智下愚　天淵遐分　里欲之隔
不能以寸

止齋銘　為至善王茂才作而生皆俞參門士

忠以事君　孝以事父　朋友有信　長幼有序　各極其止
是曰至善　舉類以推　其則不遠　惟文中氏　明爾明德
爾修必清　爾踐必力　書曰安止　詩曰敬止　繇敬而安
希聖在之

不心不佛銘　有序

予嘗與師論心師曰儒以道言心又以人言心是二心也不如吾釋
氏言心以法吾曰汝祖言即心是佛又何有法師曰吾祖又云
非心非佛則心亦無有天台師不云乎任汝非心非佛我只即
心即佛吾曰天台尚與佛土我固曰任汝即佛我却不心不佛
師因特起曰鐵冠長老於我祖具一隻眼遂命其禪所曰不心
不佛而俾予銘之銘曰

佛莫名　心莫名　與道冥　冥無名　我曷銘

近浮屠有以左道鼓世俗號天界集者士大夫安其志而不
之攻嚮且稱緇相國師危坐至前元嘚某師在一人上者此
不可杜其秩漸也不心不佛師疏於上必斥絕而後已故吾
以師廣長舌有回天之力奚止昔人推倒回頭趯翻不化
者也

陸道士息踵齋銘

南華真經謂真人之息以踵取其息者深而細也深而細
者必從根極中出踵是也此古真人心齋郊也方伎之流
習閉氣為胎息者末矣圓覺經云息謂心淨蓋亦得而
旨者茅山外史弟子陸中氏以是名燕處之室錢唐道人
為之銘曰

氣導和　體引柔　心貞白　息靖幽　盎爲春
凄爲秋　一喜一怒四時游　是曰真人流　惟踵之求

尚德齋銘為胡道士浮休子作

爾祖著經尊九流一德授受長春丘長春丘後為計籌雖

南客許善弟子今浮休玄牝有得天同游五千之言俱贊
疣幽閑相見西青牛

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三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四

會稽鐵厓楊維楨廉夫著

神道碑

元故中奉大夫浙東慰楊公神道碑

公諱寀元誠姓楊氏系出漢震後五祖某自婺遷杭遂爲杭人祖榮祖宋承信郎鎭江都統司帳前提舉父昌宋邳州萬戶府經歷今贈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衛追封錢塘縣子公生而警穎長而玉立長身紫髯如畫天厤間自奮如京師受知於中書平章政事沙剌班大司徒之父文貞王偕見 上于奎章閣論治道及藝文事因命公纂洪禧明仁璽文稱旨使備宿衛署廣成局副使特賜牙符

珮出入禁中寵遇日渥擢中瑞司典簿繼改廣州路清遠縣尹 上愛其廉慎有深沉之思留之嘗謂廷臣釋迦班曰楊瑀有謀事必咨之行時秦王伯顏柄國一日挾太子縱獵上林 上嘿旨竄陽春惟資公密謀禁近臣皆不預聞拔去大憝如剔朽蠹朝端動色亟求識其面以為異人以功超授奉議大夫太史院判官繼升同僉院事賜金帶一貂鼠袍一公在史院曹局有以景星見請 上聞公持不可曰使天下共見則為不欺越九日太白經天奏衆如服其有見 上嘗從容詢公南土所居公對以西湖葛嶺之勝為洒宸翰書山居字朱綫絡告以樹勅賜贈考樞密公墓碑即日歸、山掃迹城府者十年人不堪其淡泊而自裕如至上乙未中書奏公舊勞起公行宣政院判官時江東浙西盜羣嘯乃改建德路總管建德古嚴州〻在萬山中屬邑淳安又連歙境賊由歙闌我界而還者疑長樂鄉民為盜諜者執以歸諸獄連〻數百家民益詾主師者謀往捕公不可曰虚諜者知倘因疑枉鼓衆亂賊得乘釁突來侮焉及我請撫之果不測當任其咎遂肩輿從數隸直抵淳安邑人嘗厄官軍抄掠已望〻散匿山谷間公載米二百石聲言賑濟使縣令馳以諭明日師調兵來公禁正之使待命乃動擅動者如軍法長樂去邑二百里今至布公意民皆歡呼持牛酒來拜公〻喜曰吾固知民不吾負即由階師者還公莅郡視之如家民亦視公如父母自江淮

驛廢嚴為通道寓於供頓公信令書之用給而人不擾將
戍過軍之跋扈者皆服公信令田里不聞叫呼騷突於是
像而祠碑而頌者凡十有四所前良二千未有也時公年
已七十有三累請老丞相達識公數使勞之公卒謝事去
是年行省承制邑浙東師起公辭去淞江之崔砂行省最
公功上中書升浙東道都元帥進階中奉大夫公不起則
以半俸仗者焉所著有山居新話山居要覽行于世公生
于至元乙酉四月某日歿于至正辛丑七月十八日公長
物琴劍書外無錙金斗粟貧無以為葬閱八月六日兩浙
漕使憂公敦友義力賵其喪獲返柩杭之葛嶺先塋之次
公娶某氏次娶高麗氏子男六人長埴次垌埴培㙝垓

公卒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應才次適瞿彥俊次適懷遠
大將軍同僉浙江等處行樞密院事俞忠孫男六人孫女
四人某於公為同姓昆弟詳其出處行實諸孤衰羸詣郎
次泣拜請銘義不容辭銘曰
人疑弗決我以籌人懼弗前我以趨吁彼爭前競決我
止我糾去權奸如贅由由芳物泊乎其不留於乎今之
人古之求我銘其人孰與傳

墓碑

故處士殷君墓碑

殷子姓以國士遠宋避宣祖諱別族太史為戴氏者君之
先也及君而宋亡遂復姓殷氏諱澄字公原華亭人宋朝

請君某之孫節幹君某之子司法君某之弟也君家素饒財節幹君所好施著于其鄉每大雪淫雨必載薪米遍乞寒餒人死無所歸者為具衾櫬窆之衆目之曰殷佛子娶鄉邑迮氏女得丈夫子二君其季也君狀貌魁梧美鬚髯性介特平生無宿諾人有急不一計親疏周之唯恐後衆有所爭求直于君得一言明曲直郎謝去不復詣吏有田若干畮終歲所入盡以賙人事苟涉大義雖委貝不問至元間天兵下江南將軍號楊掃地者帥偏師入華亭君時避地南錢南錢抗保聚未肯下楊怒業以兵殲之君奮曰我其可無一言而死乎我死今日否亦今日遂扣軍門求見大言曰夫民猶水也水順則流逆則激民順則寧逆則

亂翦郡縣新附民心未安將軍獨不能撫綏招徠以稱上神武不殺之德顧欲盡勦斷民何辜楊怒甚手劍斥君君復正色曰殺我一人活千萬人我死猶生也語益激烈運人其裨將有感君語者起而阻之而楊亦悟服于時民全活者以萬計咸涕泣羅拜曰公於我生死而肉骨也願歲時伏臘祀公于社以報事聞丞相伯顏公義之遂用便宜授君華亭都總管使守其地君即棄去曰大宋民亡吾以親不亡獨不能逸乎遂服野服隱居胥浦上時時領客放浪九峯三泖間忼愷懷古日夕忘返慕其人者目為泖南浪翁君聞之曰甚善名我因亦自謂泖南浪翁云烏乎代之強仁暴義者不少也而多逸于野太史氏又缺焉不書

是為善者終無以勸也君沒幾五十年而未有表白其事者猶幸其概在人耳目者卓卓未泯余因著諸所聞為論次之使後有過其墓者得以知君之為人若此庶幾為强仁慕義者之勸哉君娶會俞氏女賢而無子先君一年卒又娶永嘉陳氏女生子四人曰實曰厚曰誠曰謹側室生一人曰某孫男五尚質尚節尚白尚功尚賢孫女五婿曰吳郡顧諟吳興沈斯千宋諸王孫宜樞同邑倪秉吳郡章禮曾孫男八㙻奎壁堂埜墊堅聖女七玄孫男二君生於宋紹定己丑六月二日享年七十有七卒于國朝大德乙巳九月某日葬于華亭縣脊浦鄉五保謝家原合祔俞夫人之封後十四年而葬陳夫人于其域又二十二年謹乃

樹石墓門而會亂楊公為敘而銘之其辭曰

仁之言利旣博叶仁之行闓阜阜天一死賀萬殤棄黔秩不以僨北強以兵叶南義剛若斯人者殆南方之強非歟嗚呼斯人吾言不亡

改危素桂先生碑

信之龍虎山為漢天師張氏之學者恒千餘人其卓犖瑰奇之士亦間見其間若桂先生者是已先生諱義方字心淵世為信貴溪人母先生時夢李淳風寄宿因名李寄長從上清宮熊尊師學元貞元年從天師張公朝京授蘄州道官歸而散其衣資飄然有遠志周覽名山由武至廬夜宿太平興國宮龍出座後無犯先生居蜿蜒碑易而後去

數飛躡曽蛭與豹同行好事莫能蹤跡之然人有見之山
南同日又有見之山北者山中人酒酣曰願安得桂先生
飲之俄先生至欣然就飲所飲者家以爲吉徵尊官顯人
過江上者咸願見先生先生見不見人莫測也江州守某
乞詩惟書一閑字與之踰月以事去官先生率意成詩書
座右　多傲世絕俗語有金蓮頭者居聖井山先生致
書封題甚謹發之白紙耳金大嘆曰至此果無說〻矣道
士吳季誠作渾淪菴迎先生居之先生嘆曰明年吾當歸
矣明年至正元年正月朔脩然而逝越三日山南北道士
奉遺蛻葬諸聖治峯麓道士方從義爲予言先生之族有
公武者號抱甕先生得仙術卒葬分領中夜家聞有聲詰
旦視之但空棺耳有仲勛者號閑〻子通內外典與丞相
陳福公爲布衣交先生之死與信號默〻子學道終南山緘
口不言升座而化三日容色不變豈其山川之所鍾然也
耶予昔游潯陽見先生聽其言無過高難行之論吁有道
之士哉銘曰
柱史度關騎青牛　五千遺言增隱憂　更秦逮漢習
益瘉　燕齊方士相呀嗟　道人隱居恒內修　漆園
尚友天同游　一朝委蛻去莫留　太史作銘表其丘

墓誌銘
　故忠勇西夏侯邁公墓銘
君諱邁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也曽祖月忽難祖也先迷

俱不仕父別古忠官於杭生君自幼有奇氣喜擊搏技旣
而自悔曰伎勇有敵聖賢之學無敵也遂從師通詩易二
經以詩登進士第官紹興錄事長搶民市馬紹興挾苗兵
爲佐白取餘食市間不問苗眞僞咸拘囚之傳其爰上省
李官時苗長虐令如火莫孰何文有省府千夫長與群擕
師者根株爲奸利抱苗長文告鈕結東徒大姓家且縱苗
白日什伍鈔民君下約民曰人帥狼〻亦帥人狼勿殺食
人爾錄長無玉帛狗馬身及赤口四耳誓以家徇殺根株
鈔民者民皆俯地雷應曰惟錄長君命夜交乙君躬率民
兵殺苗不遺一噍盜起發牧溪洞君以大夫命領所部抵
洞賊問官軍姓曰邁某也皆倒戈請罪君牧撫之不血一

用府命據蕭邑私聚民粮贖民貧敓民土田開君到邑怖
而遁去又明年西寇犯浦江君率兵至諸暨寇望風遁領
臺命守諸暨名借粮於民下令會府民無受令者君班師
郡城諭以文告民輸粮者纍屬不絕功無堅敵字民如子
令無不行被首經歷江東憲府事瀕行民哭泣擁馬首不
得行時海寇勢橫甚虎踞城江君奮不顧身爲士卒先追
追其人於數百里外大鄉在南端覆右海勢洋浮宴君陰
畜徙兒戶下袖金字羅擊死之屍瘞戒珠僧院民皆麻衣
跣慟從以萬計贈官中大夫僉江浙樞密院事諡忠勇封
西夏侯君嘗謂曰吾死使君子題其冢曰義烈墓文必賴
直筆者傳〻無出會稽抱遺先生也若識之今不幸臨死

地先生嘗以其人入鐵史編收吾名足矣予為之泣然頃
涕曰大將滅乎狂醜也使長城君也生天未滅乎狂醜也
長城君溘先其死〻又非地也夫之生才其有以乎無以
乎吾無從而吁也悲哉銘曰
吁嗟乎善卿生也者吾不知胡為而生死也者吾不知
胡為而死生不冊集音棄仕不四年而名長方記嗚呼獬
豸析角兮麒麟蹈趾豕突西嶽兮鯨翻東海已乎善卿
爾果胡為而生 又果胡為而死

故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溍字晉卿姓黃氏其先自宋太史庭堅之後父昉
繇雙井家浦江後遷義烏遂占籍焉曰伯姓者先生之高

祖也曰夢炎淳祐進士仕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編
脩官者曾祖也曰聘以進納恩補承節郎今以推恩贈嘉
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進封江夏郡侯者大父也
曰鑄令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
江夏郡公者父也中奉公元出朝散公外孫女王氏歸丁
應復之後嘉議公疾廢育之為子也妣童氏追封江夏郡
夫人夫人任先生時繡湖水清歷世有四日夜夢大星煜
煜然墜于懷公始生至元十四年之冬十月一日也比成
童不妄踰戶閾授以書矢口即成誦年十三屬文作吊諸
葛武侯文為鄉先生劉公應龜所奇因留受業大德五年
舉教官舉憲史已而復棄之多忤上官去延祐元年貢舉

法行縣大夫以先生充賦古賦以太極命題古賦以極命題
場屋士不能爲獨先生以楚辭爲之遂冠場明年奉大對
授 仕郎寧海縣丞江浙省臣承制還石堰場監運事秩
滿陞從仕郎諸暨州判官至順初用薦入爲翰林應奉進
階儒林郎丁外憂去秩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閱六年
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儒學提舉時先生年始六十有
七不俟引年以侍親疾絕江徑歸俄有旨預脩遼金宋三
史丁內憂不赴服除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久之又
被上旨落致仕仍歸階除翰林直學士至京中書傳旨擢
兼經筵官召見慈仁殿薦陞中奉大夫侍講學士同知經
筵事明年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遣使者追復前職又

明年始獲南還閱七年而薨享年八十有一葬縣東北三
里東埜之原娶王氏將仕郎桂之女封江夏郡夫人先一
年卒男粹用蔭入官忠顯校尉同知餘姚州事女清適惠
州學正陳克讓先生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
欲年四十即獨榻于外給侍左右者兩黃頭而已遇佳山
水竟日忘去形于篇什多沖淡簡遠之情然性剛中觸物
或弦急不可犯少時即泮然無復停礙與同鄉柳太常貫
爲文友風節文章在柳上人呼黃柳其論著依據義例攷
援的切在禁林三史惜以憂輟其修后妃功臣傳士類服
其精審經筵講文皆切于治道之大者晚年喜爲浮屠
亦研極其閫奧之說請者盈門厭亦麾之去其爲文表箋

書序傳記贊說誌銘凡若干篇曰損齋藁若干卷義烏志
若干卷賦若干首於乎我朝文章雄唱推魯姚公再變推
蜀虞公三變而為金華兩先生也五峯李孝光嘗與予為
兩先生評余曰柳太常如東魯杜翁課閨閣子弟言言有
遺事黃太史如獨繭遺絲初不諧衆響至趣往紬弦激絕
之音出於天成者亦非衆音可諧也孝光以吾言為然太
史歿文江浙時余辱與遵房考有不可遺落者必決于予
在杭提學時謁文者填至必取予筆代應且又不擒于人
曰吾文有豪縱不為格律囚者此非吾文乃楊廉夫文也
自京南歸時予見于天竺山謂予曰吾老且休矣 子宋
絕辯已白於禁林宋三百年綱目屬之子矣嗚呼今亡矣

吾終不得為公史臣徒矣悲夫因其鄉生浙西道廉訪司
僉事鄭公深出其徒宋濂狀求予銘遂悲而銘且悼喪亂
未得諡于朝與其徒私諡曰文貞先生銘之辭曰
大之星熠熠兮繡之水縐縐兮文之鯱兮大星翳兮繡
水壇兮文之逝兮惟文之鳴兮大音在廷爾鏞爾晃兮
我懿我望祈之粵兮會之咸兮氣一并兮有元氏之聲
兮吁嗟兮嘿嘿兮孰見古人之風風兮渾響以工駝兮喜
吾車其曷從

有元文靜先生倪公墓碑銘 代歐陽先生作

至聞房小高公克恭在南端時薦天下士五人曰敖公繼
翁鄧公文原陳公康祖倪公淵姚公式天下謂之五雋鄧

公官至法從教與姚卒官文學倪公晚始以縣大夫引年
然皆以文行相高論五儒者不以位之崇卑優劣為至慕
五儒如慕古人而倪公之孫璵奉公之門生鄭汝原所狀
行來謁銘其墓予忝論選之職銘公何慊亦何幸哉公諱
淵字仲深其先浚儀人出漢御史寬裔五世祖南金以武
弁仕宋從其君南遷因家錢塘四世祖集又從家烏程故
今為湖州人曾祖俊民弗仕祖椿年路分兵馬監押父宇
自日號愛山處士以公貴贈承務郎松江府判官母濮氏
贈恭人公生而卓異精敏絕人讀書過目輒成誦晝則前
人之勤以自課命其書舍曰經鋤長遂通五經尤精于易
三禮初用薦者言為本郡學錄及高公以五儒並薦於朝

未報而行省調公杭州儒學正江浙李懽吉解平遠子從
公受學且移文中書舉公可教國子而中書已擬臺章所
薦五儒各補郡文學乃升公為杭教授在杭學復田之曾
沒于勢家者若千畝新學舍造祭器撤上丁俗樂訪得宋
太常樂工兩人俾以雅樂教諸生曾監閣之因招致兩學
工為國子樂師令諸郡學皆作登歌樂者實自公倡之中
書左丞高公昉又舉公編修官以親老辭乃授本郡教授
以便養未上丁外艱服除在湖學徽安定舊規列經義治
事齋以惠來來者為〻立生祠公移正之不得竊往撤之
用累攷入流得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故免去獨公理
縣事縣賦籍不明公手為分劃編次瞭若指掌二稅始如

期而集歲旱民吉史慕長斥去所上狀公曰錢穀國計民
生國本理末而發其本可乎語不合投劾去閫府駭然遣
吏邀留之一以檢覈委公民賴以蘇縣前汊沮格久之公
擿得舊田立復曰為塘和州民有田在縣境偽民與交易
券成而負其直訟則執券折之官莫能下至是越江來訴
公採得猾者情始懼卒以直歸之民立異姓為後者所後
父母且十年有同姓而非族者依倚前官奪其產至給帖
者在驗民直于公公曰按擿其誣者數事盡反所敓部使
者元公永貞至郡廉公德政曰吾按太平池州得良吏僅
當塗主繇而已遂薦公可上縣令而公已無復仕進意告
老而歸受加恩承務郎杭州路富陽縣尹致仕既老于家

杜門罕與人士接益潛心於易著易集說二十八卷圖說
敘例各一卷病革之夕猶置易于几案諷誦之詰其子曰
死期至矣夫復何言須臾修逝至正二年夏六月二十九
日也年七十有八娶鄭氏先十八年卒贈恭人子男三人
長驥已卒次駿松江府儒學教授次駪女二長適楊福孫
亦已卒次適陸元瑾孫男六長璪用公為紹興路錢清務
副使次璘琛璋瑛瓚女三曾孫男二女二公昆弟四人伯
叔季俱蚤世叔有遺孤甫四歲撫而教之踰于已子伯季
皆無嗣則以駿駪為之後駿等遵治命以其年冬十月某
日奉柩烏程縣德政鄉毗山先塋之次學者私謚曰文靚
先生韓子曰位不稱德者有後公盛年以後稱於時而官

僅位下邑非位不稱德者歟知其後之必大無疑也銘曰
先生之氏　自漢御史　經鋤有堂　深易諏禮　吁嗟先生
蚤有令聞　五儒同稱　爭翔競奮　宜位館閣　歎唐頌虞
大道甚夷　先生徐徐　白首窮經　覺我後覺　晚位一縣
未展所學　鄭公註禮　註禮益精　焦氏治易　治益有聲
位不德滿　時人所惜　君子處之　惟謙故益　益不在身
在其子孫　史氏有撰　貽厥後昆

七兄雙溪書院山長墓誌銘

君姓楊氏諱維翰字子固自號方塘越之暨陽人曾大父
文倩號佛子予朱子為常平使道楓川聞其名請見與談
論竟日反遇異人移所患瘤妄易韓先生其為述私傳文
文忞父寧皆有隱德鄉里推長者母同里劉氏君生至元
甲子正月二十日父書目之曰是子生有神氣長必大吾
宗時伯父實以倉使歸老于家禮聘名儒若東泉陳先生
某桐西馮先生某為之師從父山陰縣封宏叔父賢皆喜
讀史君與維楨攻學無寒暑抵夜以漏分為度睡則以水
沃面君於經子能以疑難詰其師會其解而後已辨史至
縈朗運桂雨叔父長作文著三蘇字帖喜雙井黃氏每讀
上韓太尉書擊節懷慨曰不讀此無以發人浩然之氣朝
廷貢舉法行維楨中進士第君以文過其屢為有司枉遂
筵仕郡文學初師府檄為慈溪邑校在職不事瑣屑惟推
經術贊縣長為治后還天台邑校先是維楨尹慈邑稱弟

子者安晉大許廣氏君至先以作人為任時安許氏皆擢
第歸業君猶師焉道子弟及邑俊秀博經者百餘人邑士
語曰小楊君政不忘大楊君教重光考滿陞饒之雙溪山
長郡守韓公墉素聞其人一見即器重稱其文議論高古
有氣骸可長尤愛其詩有大歷體無纖保荐于江東分憲
業用而以病卒官舍時至正辛卯正月十三日也君素肆
直無衣襆衣不事兼副被服恒如寒儒未嘗少降辭色希
悅千人所居州里有公議自論裁可否不合中辯不休不
為權力屈時人稱曰古之遺直者晚年遊戲墨蘭竹石極
精妙興至即揮洒侍筆札者給弗之暇人求者無貴賤悉
為作時益辯博士柯九思自以為弗及推曰方塘竹去尤

好覽天文及天下名山川形勢有所得則述為歌詩人爭
誦之號光嶽集攷經有稽濟錄書畫有藝游器居男一善
孫男二樹河女女孫一君嘗戒善曰女父玷枝官女叔撥
上第女母鄉先生虞當氏之孫也女弗學振吾家聲吾弗
予幸今善苦學有志操吾期其有成克應先訓君年五十
有八死一千里外善能不遠水陸力護柩歸舍以是年十
二月甲辰克葬于長寧鄉鴻山祖塋之次從先志也越明
年某月日善來吾錢唐官次泣且請曰先君不幸制奇數
年不周六甲官卑無治狀具器業文藝又不得善文言者
為之章顯地下重不幸善重不孝代之善立言者善未聞
幸叔父勿讓銘吾先君維楨為悽然感涕敘其概而銘之曰

子將不斷堅不以稱不利騏驥不馳遠不以稱不力於
乎伯也言為世格行為世則不大祿食以啟厥我於乎
伯也窮居大行蔑損與益吾與伯也誦之白矣吾又何
討位卑與業壽遐與迫耶

故義士呂公墓誌銘

公諱良佐字輔之姓呂氏世居淞之呂港大父德謙父允
恭字菜翁皆隱德不仕公早穎悟讀書輒強記了大義長
儀宇魁梧器識才幹尤係人望咸以輔期器之以其出太
公望〻當釣德璜又識其港曰璜溪號公曰璜溪處士性
至孝養母謝氏養與禮不忘暮泉母疾身不脫帶者三月
久不療禱以自代母卒哀毀終喪制闋邦大夫挽之仕弗

起然政有不決者必咨之郡饑有司申明發粟公笑曰必
俟明降而賑民莩矣宜先辭粟富民俟降以償則當指無
廢粟飢者獲全生郡善之貢舉法聘碩師教子復出厚幣
為嘗試曰應奎文會尚時好學者建義塾收而教之金華
黃太史縉嘗記其事兵興來總兵淞者聞公才傑至杜駕
公廬與語大悅即板授公華亭令公請以白衣議事卻板
授總兵蓋賢之置曰義士俾自集白甲保障其竟時公已
散財收死士三千餘人適仵國犀不逞乘亂起烏合孫毒
甚公徒釋掤走不動官徒一鋤弗指授白甲用水火舸取
其魁如利獮取鯔犀從盡戮竟賴以安者數千家總兵者
聞奇功公曰醫侍鐵砭理疾而不亟用精鍼亦理覆進其

鯫傑于兵曰天下之物莫毒于雜而醫家珍而用之總兵是其言轉無俾為精兵不尠淮兵難渡主師者辟公幕下力拒不就維取其子恂判海鹽時浙垣首相以承制除拜遂敕授今佐鄉郡又力亂私謂其子曰時乎庸才高枕而有餘時危豪傑運籌而不足非蕭鄧侯將治漕韓淮陰器詛兵而魯連子呂出沒亂世而裕如也吾願學連子而已耳又喟然曰日月剝矣昭然有不忝者江河逝矣浩然有不竭者猶子其侯之公好義出天性里有飢困之婚喪助之四方大夫士歸之者歲無虛燕來臨柱靡厭勸得美譽湖海間呼為淞上田文獨不賢異端之學緇黃者接其人而不詵其實術甚高情曠識獨立物外者人又莫能窺羅

世難漢讓享自若與知己飲酒率過兩夜極起自舞放鼓吹笙復飲不亂平生少疾臨終無一語及後事但曰吾年六十有五不夭已又幸不死臣測復何憾生元貞乙未歿至正己亥娶高氏征東萬戶宣武公孫女也子二長恒次恂女三孫五克開復亨恒子也宗齊家獄宗望恂子也冬十月辛酉葬濱之北原先遠日恒衣衰抵予杭次含泣而舍杖拜曰先子不樂仕無治狀而義行在鄉善言在家在邦者又不得名能文屬比于志不孝在後嗣奚贖先生恒師而先子大賓也幸哀而貺之銘吾為泣哭敘次以銘念古衛公叔文子之謚君子韙其貞惠今淞人飢而夫子有賑粟不貞乎其二善而不祿命宜謚曰貞惠云銘曰

蹈車無仲尼覆舟無伯夷義以勇卒全以歸曰貞曰惠匪謚予私於乎嘻莫尊乎野而位者覆卑瑣瑣之漸栗之垂有過其墓而慕其人者語吾銘詩

字元卿墓銘

元卿名字顏忽都國族也泰定四年阿登赤榜賜進士出身以其官二十年官至江浙省宣政院判其為人有氣節在官以廉直稱遇事善持論裁人倚為平權第後盡合所為文博極經史諸子百家古詩人騷選樂府歌行出語務追古人至正壬辰紅巾寇亂江南元卿官歲滿以本省檄起總制浙之三關理戎職嚴嚴有風采薪賦有蔵草附者必澇徵得七必劃珍俾無肯邑安集邑遺民民倚之為藩衛歸之如父母閱三年忽以請去官過杭見余無幾病風竟不能出語卒卒于台其所踰月其子武童與其門吏始訃余草葬其台山徵墓銘余與元卿同年不得辭銘曰

十夫捺雎畏重授機一諾所畏無莫而飛卒至於升而病病而嗜嗜而死也吾子元卿乎何悲

歐陽彥珍墓銘

君諱公瑾字彥珍其世出廬陵宋文忠公修今翰林承旨玄功從弟也祖某封某官父某不仕君自幼警長通經術旁及書數兵刑之法試藝于有司不售憲府才其人舉為司書不數年擢行中書考滿都事浙東帥府任椽時執政者多仕已喜怒不以民害利為事君抱卷執議未嘗少

阿法當而人利者必累請必行後已不當雖受怒罵必格
事有它掾不違行止者必行止於君其在帥幕建議以伏
海賊當以長役久其不宜試小計規小利以為功又其官
恃文事往喻巡君力言不可喻幸小順乃大豢不順即不
順喻者必死為大國辱已而果然嘗建平海策若干言上
帥者不能用請辭職歸養太夫人不可鬱成疾未幾以太
夫人憂去職執喪如礼法制闋遊淞中得疾反家歸卒于
杭君娶闕王氏宣文檢討餘慶女弟也子三人長太平次
某女四人皆嫁名士臨終謂其子曰吾結貴交多市道惟
會稽楊某為吾道且為古文名東南汝往請銘乎服練來
以道命泣而請銘曰

在家溫溫在官塡塡有法溫溫有文故家為孝子
官為幹臣幹曰必了不了嫁婚卒終其親其又何究

趙公衛道墓誌銘

公趙氏諱際字衛道號素軒居越之姚江宋兼魏王德昭
王之十二世孫曾祖希泰宋朝議大夫知衢州軍州事贈
大理寺丞祖與宣宋朝散郎溧水縣尉父孟佁宋朝散郎
慶元路沿海制参贈太府寺簿母恭人董氏先係五世祖
太師諱師龍長孫孟尊之第三子也寺簿無子螟之公博
學于書無不讀讀必有論載學成無所於試大德己亥江
浙儒司舉為昌化教諭轉桐廬教諭由年勞陞鎮之長薌
書院長溫之宗晦書院元統甲戌受牒命教授溫州越五

年教授常州在處學校有濫給廩給者必首沃之以其膳
膳儒之老病殘疾及貧無依者早年織家貲結交先達凡
工文與琴書律厤醫藥陰陽者家皆館食西廡不以歲月
計士及告急度家即盡如所請與之致空橐不問酒罏量
能倍斗酣次為古歌詩聯重沓韻對客可待嘗與友飲大
醉梅花樹下曰梅花獨不能飲乎急呼酒用太白梅澆其
根且為問梅辭又為代荅辭平生所為詩無慮數百什名
素軒集若干為公生于某年卒于至正四年六月五日享
年七十又一明年葬于姚江雙鴈鄉之原孤子磐持其敘
敘代諸門益道遺命求予銘予以參歲托公忘年交義不
得辭遂銘曰

王之孫降皂闍君為孫而文詩英酒聖文有神大樹勸
泖海白樽歸大樹羅之村
南客教授杜公碣銘祭統云銘者論譔其先德之善功烈慶賞聲名于天下
予友襄貢士曰章嘗將其子杜友直來謁曰此南客教授
曾孫其仲三而續丈脈南客者直也閱三年直以南客公
行狀謁予松江次舍吾祖仕不大無功狀爵名可書然德
善在鄉有足示後者直太父父不獲登先生門直獲登焉
而先生賜銘曾大父大父父晦先德者庶直足以贖之予
閱狀證之以鄉父兄之言則知南客長者也人至以三杜
姓其村其教澤淑于人者淺而義行範于人者遠也初季
父某無後娛某姓子嵩幼復以公為後季父殁侯娛嵩長

以家產歸之而復冠娶待之不異同出皇慶間其族困于
里經公倡率義役曰歲儲粟若干給之鄰里婣及不能嫁
娶喪葬周之各有差暘道有漿斷津有梁凡瀸于急義卽
勇爲者類此予因喟然曰吾周遊東南大族甲姓倣爲此
者不足多公以中產爲之難也淞有饒貲家利酤權兼兄
弟戕死里氓者不敢吁鄉父兄之誒南容長者之不去口
有以哉此宜得銘也公諱奕發字後卿登年遊京師以才
名得學正建寧年勞升南容教授未幾卽棄官歸隱于淞
之西霞自號西霞道人歲延碩師教子弟裒貢士耆容其
所妻葉氏男一孫一曾孫三友直友諒友聞生于宋己巳
卒于今至正庚寅享年八十有二葬青龍之原附祖塋預

息菴之右銘曰
彼戕同氣我友螟以義復併連阡我給征以田吾知南
容義且仁出于性畢于人澤及後昆至今鄉之人龔杜
國姓其村

白雲漫士陶君墓碣銘

天台陶孝子宗儀死其親已三年制闋稍衷衰來拜予雲
間次含泣而曰今日奮起風雲附王公大臣者其聲光赫
矣然有身沒名者必托之名能文家否則與腐草同盡孝
子官卑志則大志粗見于歷官者無名能文書之儀世不
孝先生名能文言又足信萬古敢以墓辭不獲接遂昌鄭
元祐狀君姓陶氏諱煜字明遠自號遁奥山人又更號曰

雲漫士從鄉先生周公榮學々成遊京邑王公貴人僨其狀貌言議傾下之已而翩然來歸曰燕趙多奇士今所見仍爾家貧親且老遂屈身就祿試吏蘭溪州陞補江陰州州民有劉鐵者欲犯屠人妻屠訟鐵々抵罪怨縛其卒妻犯之屠捉以刺鐵君議奸殺非故比屠免之君平反部使者審讞一如君所言又豪民朱管坐盜死籍沒兩家田歸丞相府相以無賴少年為爪牙縱暴隔民財民被擄掠死者無莫有訴于府者府從風指莫孰何君進白府曰朝廷命尹公是邦忍坐視赤子殞命于餓虎之喫耶無穎者覆說文移省為遣使至府々當以幣以年勞除杭州東北錄典史有畏吾人與其妻生女已十歲一朝為省行人即別娶狎賤正妻旦瑾一室因之婢引女訴主母枉錄長不敢受詞君曰此婢去三人俱死矣遂受詞伸理行人坐黜退未遷湖州歸去時湖州已陷賊君從主兵者劃計策遙復湖州之糧君為檄文歸安時湖州已走一介召諸艘其至無時刻違錄功中書不報調紹興上虞縣嘆曰吾懷抱利器不後于今之人而浮沉大寮不得與今之攬權力者比年已莫死將至矣尚何言哉遂卒于郡都昌坊之寓舍享年七十有三戊戌九月二十七日也配趙氏故宋室孟本女也子三人長宗儀宗傳宗孺女三人銘曰

其貌魁如其論魁如考功千吏秩乎不可言用不能大卒老死簿書噫嘻乎自古才而仕々而漫者豈惟是夫

兩浙轉運司書吏何君墓誌銘

君姓何氏諱宗寔字誠甫其先曾大父直方由東平徙杭大父德遂占籍為杭人父祥娶周氏皆樂善好施君微時過善相者曰此子神清骨秀他日樹何氏門户者必此子也既長喜讀律能權衡世事料後成敗如著見性鯁直弗尚外矯為義不讓人過不義退處如怯夫尋試吏下邑以能聲著陞杭州府史明年秋郡當慮囚繳君典獄案君窮覈書底說鞫論報發其留白李官悉決遣枉者昭雪不以嫌避因有法當劓者犯者皆佰死君曰劓雖著令民迫不得已耳上方施仁政恤肉刑鼻可以死地棄哉君以墨限劓當法而已或謂如其仁如其仁後竟為故事格當詔詔

者咸韙大郡有賢守將足矣郡異擇于大小卒諭昆陵居無何進曰郡守行仁政必自鰥寡孤獨始剗舊剏立養濟院惠民局以濟窮察病令院撫非窮民處局又弗核實鰥寡孤獨何利哉郡守下其議郡轄二州邑賦役號難治田畝多為勢豪郡守選君土其地均之君詢高年究畝瘠肥及核户豐約縣賦役均數祿平為鄰郡最尋富民妄訴田有災君詰之辭窮要以賄君曰吏當守法農當守耕爾以豐為歉詒縣官我以法覈實矣敢以賄敗我法卒黜之郡守賢其大呼必以字户部尚書秦公為兩郡運使道過昆陵詢能吏于郡守以君對秦公亦素聞其能因訪以鹽筴君疏工利病大奇之會丁母憂事竣服除起服為掾是年

備運判李公分漕嘉興君立條告先輸者賞後者罰民詿
誤禁者出帖者必刑時天積雨盆不成鹽君齋沐露禱明
日而止鹽賦告足咸以為何君至誠能感神明年與戶曹
君樹格株賞式四方商旅來者如市賦用倍盈事聞　上
錫酒旌官吏勞官曰何椽服勤宜先我酌君以為吏華楚
民之賦羨而受上賞後必有甚焉者遂解去郡邑大夫高
之日造其廬與評事君辭不可遂隱玉泉山自號一懶翁
君素仁孝慈愛所得俸奉母外以畀于族母疾晝不出夜
衣不解帶每于朔望夜寄露香禱天曰富貴非吾願々吾
孫事吾子亦若子吾也杭城災四止成燼君室廬獨巋然
存人皆以為孝感所致兄宗茂同居無間言怡如也妹一

人適戴氏戴沒君給養其家子女為嫁娶鄰婦有哭其傭
者君微之喪其良人貧無以治棺即賻之他日婦至請傭
以償直君曰周汝急豈望報乎婦謝而去君當屬纊神色
不變召其子敏及兄子敬於前命之曰凡子之事親生事
以禮死葬以禮祭以禮毋為異端惑語終奄然而逝君娶沈
氏勤儉有家法生子一人敏是也又竇氏生女在擇敏力
學不倦有司辟為浦城縣學校諭表上而君卒君生于前
至元甲午夏正月十日卒于至正十三年正月十有九日
享年六十歲是年三月壬申葬于錢塘北山玉泉松義里
之原敏樹石而含哭泣來銘銘曰
展矣何居如其仁刑有劓與死淪君平施之複生存風

究屋廬無間隣居一室奉親人莫與京而獨存于天叶
嗚呼何居如其仁年不踰甲祿不享天莫尚嗣爾後人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四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五

會稽鐵厓楊維楨廉夫著

墓誌銘

馮進卿墓誌銘

富春馮堅氏衰裒來拜予姑胥舍次曰堅不孝先子以某年某月日猝亡堅忍死將以某月某日葬先生以異姓弟先子亡無先生銘與草木役〻也堅不孝益甚予為之泣哭堅歸而畀之志與銘使刻諸碣云居名士升字進卿其先陳留人自其曾大父志學從家杭之富春山遂為富春人大父從周宋承事郎華亭縣鹽場提幹伯父驥宋武康主簿宋亡死節于獨松關公草不仕及長跡跐不羈而有

大志通律令圖籍及九丘之書以時舉子業為俗學棄弗習然負器畧喜功名慕傳介子班定遠之為人嘗欲走京師吐其磊磈者于執政貴臣以為世之爵祿可俯而拾也至正初漳徽賊作朝廷聚湖江浙之兵相持不即殄滅君欲獻策招誘不煩一矢之遺可每繫弗行曉乃與羣弟析祖廬起火門宅誓同居不分宅成而君卒矣享年五十有一嗚呼君之器可謂奇矣志可謂大矣而訖無所就以卒嗚呼天既生人之才以為用然又天閼不使直遂者不可得而知也君生于大德丁酉至正丁亥五月四日卒以明年某月葬其地第四人士頤士晋士豫士仁娶裘氏生男堅女貞孫男二人先部先文婿為同里諸國用嗚呼以君才之竭志之縮而卒也則其有後者可知已銘曰

已乎進鄉有才以為庸有志以為束天既信其始而又絀其終彼蒙者從我明獨則出已乎進鄉貴也者吾不知其所以已通賤也者吾不知其所以窮

虞隱君墓誌銘

吳郡海虞山之陰其溪曰東蘆有隱君焉為虞仲死氏生于前至元甲午十月十有三日致于至正戊子三月二日是年十月某日葬于虞山西麓小澗之原先生葬之一月其孤德懋來拜余吳門曰先君生無仕績祿于世死不得文可傳者銘草亡木卒耳不孝孤惟是懼且今奎章學古虞公集游吳謂君曰吾渡江派有在海虞而海虞之隱德

賴有君焉於是與公通譜牒吾子公之上第門生幸有以
銘諸按狀君名安壓字仲元其系實出虞仲氏自唐文懿
公世南陪葬昭陵始為雍人後十有一世其從信宗入蜀
又為蜀人八傳而為宋太師雍國公允文扈駕渡南子姓
有尋周讓王之隱跡于海虞者故隱君為吳人曾大父某
弗仕宋將仕郎父某弗仕母郎氏君生而性靜深長有器
局謹事其親如禮甚親歿事其長如父家政必承其出又
必相其當于義沃于三力也故舉無過差時節祀先必哭
泣君初喪時歲延碩師過子姪以道義學將招其私塾籍
私田其中以為先氏虞仲學官事未集而歿兄弟同居者
五十年鄉黨以友孝閑姻戚明舊服其交久而敬後至元

間行丞相府聞其人才且賢嘗檄授福寧州路都監稅官
君不茍進曰使其有仕官情吾官不在莞庫家矣遂謝病
傳事家督不入官府不事鄉里請謁自號野齋然郡有名
公卿往〻以客禮見之垂終呼德懋無他語惟曰吾幸生
承平時竊師友之教安富尊榮優游以卒世得為一世全
人吾復何憾爾曹勉旃不為吾不為〻吾所能為而已娶
同里望族周氏恭儉慈惠克相于內子二人長德懋也娶
同里沙溪故家楊黎推女孫次德賢居幼女一人贅同郡
于尚書孫德潤孫男一人寶任天德有所助雖賤必書春
秋法也樹石立銘固不得顯諸六服官政着君君引迹自
晦上德有先于虞仲得稱隱君為是得銘已銘曰

鬒海虞氏　遯隱南軒　迨雍國公　南派又分　武忠武孝
在爾子孫　相爾子孫　既才實蕃　才而弗用　用野自文
觀其事親　出可事君　夫豈莞庫　而可屈身　為世全人
闇然而晦　年若弗永　永德于閒　大海翁二　小澗泫二
我文著隱　勿崩其墳

吳君見心墓銘

至正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余友富春吳君卒家貧無以葬閱明年十一月其日賴同里友諸士頤葬其地其孤毅來求銘余悲不忍銘往哭其墓毅申前請嗚呼又何忍不銘君諱復字見心生有異稟四歲能誦書千餘言弱冠失怙刻苦讀書不以貧難少置生無偽言行與人約雖千里外不失期刻性喜吟哦善効白長慶歌謠衿詩有諷切貪奸其人諱者欲以危法中之不為屈予讀書大桐山中時君道長書願與弟子及予寓居錢唐太湖間遂舍妻子從予遊學古文歌詩始居持所作詩來自參擬同列詩屛棄如棄涕吐余攬詩笑曰子欲葉李唐伎亦至高欲追古必契滅舊語君變色不敢言徐取楮筆銀余琴掭及春俠辭二十餘首去越一月復來謝曰先生詩法得矣吾舊詩亦樊矣弟出語猶吾前日詩也柰何余曰始歇汝哦事靜讀古風雅騷及古樂府幾再又退而閱三月來出所作曰余舊語忘新語出矣賴先生教幸而或馴致於古遂編次余古詩凡十卷加以評註能道余所欲言余詩有逸者君輒能

補之觀者謂可亂余眞自後下筆必出人意表嘗雪夜與余遊東西洞庭徒步登七十二升之峰其語益厓拔皆奇氣所鍾世人莫之識也去年約余遊廬山觀瀑布刷至岳陽詣鐵笛亭未行而以病告病三月而逝矣臨終告其陳倫曰天守死我矣使加吾數年吾詩不後二李吾文不避吾師嗚呼君死矣吾愛遊大山長谷輒余相耶吾唱古歌詩輒余和耶吾性急卒未能寡過君輒直敢議又亂余議耶吾見君之學也如宋壇積水皆江河之傾不可休其立志如匙勘鑰矢破的爲文如大將旗鼓建而三軍所指無不如意蓋其來日登而未止逝今止于斯耶前年夢遊天漢探天孫支機石究爲研池遂自歸雲槎秋客而所攜研且號機石云嗚呼君也生而食不給祿不及也蓋不以外者爲憾矣其不五十而卒也又豈以爲憾哉大父某父某皆貧學而不仕娶李氏子教穆女一人適同里余驤世傳其雲槎集凡十卷第山張外史而爲之序云銘曰

嗟吳子雕龍黃麟賊天其天所嗔子之道宜鬱也嗟吾子忽已淪文不死于焉春

孝友先生秦公墓誌銘

孝友先生既沒五年其嗣子約因其友袁華謁予雲間而致其辭曰約不幸先人學而貧貧而又不得高年死又得能名文者銘重不孝先人事業不用已得稱仁義著述有不得不白者已賴楊東溪氏狀其詳敢丐吾子屬比之余

始求吳閶昆太倉為質居地不為習屈挺然以文行自立者二人焉曰東溪老人楊公謐泊先生也予皆不及識矣而獲見東溪老人楊公所泊先生也予皆及識實而獲見東溪所為先生狀蓋若識於目睹聞故不辭論次其事而銘之先生諱玉字德卿姓秦氏其先鹽城人世以儒學顯宋紹興間由其祖徙居崇明之東沙與袁陸謝為望族而秦氏尤以衣冠文物稱重其鄉曾祖棟祖傑皆宋太學上舍生父庚從蛟蜂方先生學咸淳末以詩試通州第一

國朝不仕漕萬戶玉溪劉公聞其隱德延致于館因又徙昆之太倉家焉君四歲即歸然不羣能屬句對五歲能暗誦孝經論語八歲而喪父哀慕如成人母顧氏日夜紡織

紡資先生亦感奮曰吾家世有聞人其可自我斬乎益刻苦自力比長通五經尤邃於詩會貢舉法行州長踵其舉先生先生曰予學豈為決科計哉遂辭性至孝友事母與兄無違禮事大小悉稟以行母有疾藥食必親嘗累旬日不解帶母卒哀泣至血執喪過禮終喪不沐浴不否酏人以為難初居喪鄰有火熾不可救家人收貲為出走計獨先生伏棺慟不去火止及屋壁遂自滅州長上其孝行將得旌寵輒謝止之憲史張公掞行部聞其行義見其所著文論薦之且約偕詣闕弗行居常晦默如愚人見貴人益自閉匿然衣冠器服必整整與弟子講解音吐洒然而娓娓無倦教授鄉里二十年嘗曰士讀書將以惠天下不幸

不及仕而教人為文行經術亦思耳里之貧不能學者為
給饘粥筆札教之嘗行道間得遺金訪其主還之封識如
故有盜入室竊布帛去明日復來僕覘執之使縱之去舊
有土田在東沙族人據有之遂不問并以舊書歸之後其
人感化皆歸於善類先生之於孝友于鄉義執禮至此亦
可謂之篤行君子者已先生前歿之歲嘗夢為詩禮記其
末句曰五湖四海一閑人及覺悟曰合五與四一為十五
十月疾驗矣四而虛其一為三明年三月吾疾殆不起矣
乎至期果符其言屬纊神色不變時至正四年二月二十
四日也得年五十有三其徒私謚曰孝友先生君娶顧氏
子男二長約次壁〻先卒約能世其學女二先生讀書之
舍自名曰迂澗所著有詩經纂例大學中庸探說宋三朝
摘要齋居襍錄并詩文若干卷藏于家葬其所銘曰
人之機也我曰愚我之達也人曰迂嗟先生愚不如迂
自居四一以虛卒允符讖使但愚以好用偭迂以利趨
遺弗信而畫于途默〻愈孝與友之謚于徒

元故樂閒先生墓誌銘

公諱錫珪字君玉其先出唐學士亮〻遂良由河南遷錢
唐子孫所居號褚家塘其後有徙居莒城者亦以褚姓其
巷今聚族南潯之西茅塢庄者即自莒城來有起身科第
者為宋迪功郎淮安縣丞士登公曾大父也宋將仕郎管
元吉公大父也宋將仕郎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天祐公

旁也公性沉靜寡言自幼有識量檢閱君嘗夜遇盜盜認
君巾服欲刺之公潛以他衣冠易之於廣阜而免長究心
經史游庠序間儀儀有俊聲安定書院舉之儒臺授求縣
孝公曰吾親老且病思一日去側即難不仕得朝夕養我
親吾志周滿借有高位違孝而往不為也初縣學師不能
信所志者乎遂辭朝夕躬上食親前親有疾衣不解帶者
累月藥餌必親嘗乃進居喪哀而毀有常情所不堪既葬
追慕石將見之至老弗渝篤孝之行人無間言里父老馴
其子弟之事親必指公為則云族有貧不自給者則之粟
貸不償者焚其券又多蓄善藥以濟人平居雖求燕必冠
對客則風流談論務使之盡驩晚歲鑿池築圃蒔花竹以

自娛創樂閒堂因自號樂閒居士其在鄉閭平卒人物比
漢陳博古而尤善知今事人比唐齊幹行游城中邦大夫
候其車音爭相迎致問時政善不專而稱之為樂閒先生
公生于宋德祐五月二十二日卒于今至元庚辰六月二
十九日年六十有六娶張氏四男長嗣良次嗣英出繼叔
後次嗣俊嗣賢女一適董汝華孫男六應椿應桂應松應
杓應雄應樞以至正三年正月六日葬于烏程永新鄉大
舍降塢之原傳曰趙孀女衣褐天下稱妍賁諸赤手天下
稱勇士之美者又豈籍區區爵位耶吾觀樂閒先生者是
已先生卻仕而問為孝子為義士其卒也不愧銘法歟銘曰
孝為則兮義不顧仕則少兮德則多先生之樂兮陰陽

爭知先生之則兮爭紀於瀆與河南之濤可竭金之闕
兮可陂我銘其人兮不可磨

元故用軒先生墓誌銘

番有隱君子爲用軒韓先生先生役十年所其嗣先壁即
克彝商卿哀弟置走余錢唐次舍拜有請曰先生生有輔
世忠訖不得祿位以亂片言觸行有幾古人死又不得文
而可〻傳者銘是與草七木卒等不孝孤罪益甚吾子婁
銘德人義士賢公卿先子世次言行具在歲志吾子哀而
賜之銘非真不孝孤曾罪先世〻遠有耀已余嘗觀抱圖
志見有宋韓左廂者以進士起身由臨安令以嚴明塈臨
安府左廂官臨安劉氏財者白擘子聞公至皆屏迹謠曰
韓廂明無擘白韓廂死白擘未嘗不起慕其人問元壁曰
即先生五世祖也按家乘韓爲番著姓其先南陽人唐末
徙徽之黃墩復遷饒之樂平歷宋擢科者代不乏絕靖康
間諱屏者中武舉尋自恥悔再游太學登文第官至臨安
左廂者即治白擘者也諱仲尨丞相趙忠定公之壻以詩
五中待補者先生之祖也諱如璋遭宋革隱居讀書於里
之北小皖菜山先生者先生之考也先生諱思恭字德用
學者尊之曰用軒克生先生幼不習犀弄蚤悟書數學長
負器備好善惡〻甚色息里有不平事掀髯一言折于稠
衆中哀者屈蹙者吐氣或爲非義惟恐先生聞之若畏王
彥方者邑大夫史公墨龍豪傑士也事先生如師先生嘗

語之曰土潊不藩水堉者魚不育守令者民之土水也又白廉而不謀直而不決糊塗皂白以從事其潊甚跖吏公書其言子座右訟有不決者馳狀質先生憑一言舉置為曲直饒有貢國初以大姓督陶先生嘗領其事有獻禁者某室之墓在陶某田之畔在沃即依禁毀室廬壞溝計百十家立待先生不從曰損民利國非國福朔利有誣民乎既而室若田者或來謝復拒之水旱疾疫必露香籲天為衆告急告必有應歲飢率有力者食餓至藥病掩骼自奉薄甚碩師教子弟歲金節樂窮窮惟恐後事親至孝妣李孺人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因致重疾菜山公年垂八衰晚多病侍藥膳不少懈病革不交睫至搔掌代痛居喪一遵朱氏禮喪祭之具獨任不以綴伯仲氏配曰程夫人同里程剛懋公孫女也克相無違先生貲以修于家先生卒子男四壁璠璿女二婿為王恭簡公孫與善王知録孫惟澤先生生于宋咸淳丙寅六月二十有八日沒于今至順壬申七月八日享年六十又七先是里之石龍岡有龜蛇交集翹秀峯離列下走雨源為陂陀若雙蚌然雨源挾蜂出灘灘稍龜蛇而東去龜之有二石筍若相距尋丈間術青烏者以為古人宅兆也先生嘉之嘗挾策上此語元璧曰吾百歲後必藏此於是八月某日葬于龍岡之背用治命曰吾聞士有隱德者必享其榮以及其子孫先生德人也享榮不于身使不祿位以沒祈其及者不在後之

人乎元璧清明好學有仕才吾見左廂氏之重榮可必也

銘曰

龍文之谷為蛇為龜媧叶龜之蔔兮相捐相繆不走隻蜂

兮雨源挾流小鍾莫石兮大鍾俊髦數德之人兮悶于

丘

故張君子墓銘

吳人張天祥既克葬先孝君被服斬經謁予門拜有請曰吾子以文章銘世之賢公卿善人先孝君雖賤雅亡忌吳之人識不識咸稱曰君子人見先世多繇進士起幸子立一言信苟惇史非直不背孤幸先世之遠有耀見世次言行謹倫塆為良狀余至蘊讀蘇郡東知張吳顧陸為四顯

姓而張氏蔓衍為獨盛今又聞其後有君子人者張氏之澤曷其遠也哉按良狀君諱必成字舜卿曾大父巡大父浩父愷俱隱德不仕其先自晉廣州刺史彭祖後于姓至宋齊彌昌遂為吳大家遂前朝登皇祐進士第者僑〻後顏〻後敏功敏功後摯四世皆第進士君摯八世孫也生至正乙酉八月十七日卒至正戊子正月八日年六十有四配陳氏子男三嫡天祥天德庶天祐女三人長適馬良仲適程可大季適曹維宋仲適出也孫男女八人人卒之年二月三月十日葬長洲縣武丘鄉靈壽南之原君生不好美長簡厚甚年十四喪父哀如四禮養母以孝聞事其伯氏若父既冠娶自立書讓田廬諸兄秀建宅一區客亭

師舍靡不完好外養市徒埋生産日當蓄歳必推其羨以
及人弗悟兒婦人諫止則日積弗斂不有天災有人禍緩
急和門猶應如不及佛老家禁大士未亦樂予之惟不樂
貲遺子孫習吏術鬻仕階以爲棄今誤人之仕寧棄道路
吾非不欲仕也仕而弗利人人覆我病不若不仕兩忘失
云平居氣貌和霽於物無忤雖家人妻僕未嘗識其病疾
聲怒色有以横逆加之必自反久之其人意自消晩年病
痿痺弗接人事誡諸子曰予少自奪鑿延方伎士卻病而
病速施財非鬼覬福報々邈如惟寡欲迺大藥擇師傅教
子孫乃樹福本若輩識之故三子有仕才類弗奸禄天祥
且維忘築書樓購未見典籍藏之厚禮碩師以淑子姪及

里中兒君聞其爲喜曰天祥爲吾所未及爲非生孝乎吾
雖卧爲廢人無憾又詔誡子誓弗以婦言分異書田氏荊
本事規曰無知如木尚識所托況人乎若輩思之圖隊吾
訓吾門其大矣其言確乎應君子之教且過未嘗弗知々
未嘗復爲君子之仁也吾聞古者有諸侯大夫之位雖無
德稱君子稱其位也有諸侯大夫之德雖無位君子稱其
德也一介之賤稱君子　法不當得銘乎銘曰
位振人德振身振人者民歸之而尊弗親振身者天下
歸仁日以尊親無羣君子哉若人視予銘詩々可信

蔣生元冢銘

生名元字亭之吳興安化鄉陳瀆里人也祖慶先生籌必

直文宣政院掾克明先生質機警五歲入小學日誦書數千言十歲善屬文二十學明經義試有司不競輒自忿曰吾學經無師說吾黜宜也乃歸告其父曰會稽楊先生某東南喚經之師吾將不遠千里執摯而北面之父憂其素病羸止之曰天其蔣門之幸先生從吾聘汝學可已不頃犇走千里學未可望而我憂先為汝學之成不成卜于先生之來不來也予嘉其父子心往焉時至正四年十一月某日也閱三年元學成蔣氏之族咸相慶曰元以先生之來不來卜學之成不成某等又以元之成卜蔣氏之盛衰焉元成矣先生之賜不微矣蔣氏之慶長矣嗚呼又豈料元學成而娶娶而即死乎始余至元家元婦家催元娶速于

語其父曰元娶學無成理遲吾業可授父力卻婦家娶期期三年而通婧元得卒學婦家申娶期適相者又言曰元娶早二亡娶遲十年可免爾元父弗信娶焉娶未月而元病未期而元死矣於戲相者之言其得天歟得人歟元學吾春秋者也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以天任天元之卒受數予其以人合天歟其取而即死抑以天任天者歟嗚呼人歟天歟吾不得而知之矣元生于泰定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死至正七年八月初六日也閱二十日無恙又閱二十日夜夢元衣其所常服來拜曰元死矣元幸遵先生教不娶而學僅有成不幸而符相者言急娶而速死也吾父兄將以某月某日葬元卑注之原元學于先生無毫毛表

世死無无生一言以表吾埋土吾其返與黃土同腐乎乎
聞其言怛而驚亟諾之明旦有叩門者乃蔣氏俾赴也予
為之哭慟遂俾學子吳穀書其志復銘曰
生以人將天死不得天以人吁嗟元乎睿而病而屋未
宜而啓力天厥身人耶吾不知其所因

華亭縣主簿王佳母夫人李氏墓誌銘

華亭縣主簿王佳母夫人李氏名淑貞處州教授集之女
教授君博極羣書而傳業在其女嘗曰吾女必嫁奇士年
既笄適同郡遂昌邑西平王氏迪功君之子進洪〻負卓
越才以青年遊京師華衣奴馬從名貴之遊得遊徽官于
湖西鬱林州未幾沒官所時夫人年方艾鞠養三子長學
次佳次海擇以傳就學〻回必親試其所誦書探其課對
工拙為賞罰故三子克有成立天人之教也至正戊戌鄉
民乘亂為椎埋剽殺夫人挈奴僕辟地松陽之眷家所長
子學死於兵故廬燬于火夫人憂悸成疾辛丑冬十二月
卒于眷家所明年春葉葬遂昌月山之麓龍鳳乙巳江表
吳王延攬英俊凡鉅室子弟有奇才者不次登用丙午秋
佳在選中丁未春授官華亭縣主簿明年冬始獲歸葬于
先塋西亭之原先遠日佳以其友葉徵所著行狀來乞銘
予客華亭親見佳健于趣辦發蘇河領夫丁若千萬無失
所僇役者漕粮四十餘萬至京城無後期繼漕麥五十餘
萬淞參以澇失穫折銀估大家籍其稱貸鉅豪濟所急佐

邑長聽獄訟先燭其欺後翦其蔓民自以為無冤滯得佐
邑循吏稱豈非母夫人之教澤耶故樂為之銘曰
婦文夫夫子幼失父婦訖完其節子訖以才舉甦黃薦
哀亦榮辭母我銘不已爰示來後叶戶

王母李氏墓誌銘

江陰王孝子作遷去其母逝已十餘年猶作嬰兒號于會
稽惕維植曰遂藉有立母教也傳見野史沈蒙氏未得名
能文如韓愈氏者誌親逝不得韓公銘不朽今以屬先生
先生幸哀而賜之銘辭不獲按扶夫人姓李氏諱靖真宋
獄同郡淵之女杭庫使王患之妻生子一即遂也庫使君
善律已起自憲漕累遷至承豐縣暮致事杭庫副使初始

徐氏庫使君之為人求可與齊者姻里皆賢李舊族教子
女不違古訓求偶莫李氏若灼告宜莫五年歸于王婦道
甚飭庫使君在吳特李侍姑就養姑清閑一紀若一日舉
族嗜以為難其訓子嚴有法日給膏燭誦書約丙夜止或
邇約輟誦至旦罰餘食就外傅之贄師物財紡績以貲之
生多市古奇書廣其聞見逢盛壯所還往皆海內一時名
俊陰自擇曰兒不負我矣天厭飢民相引為偷率女奴夜
績更寢盜不敢瞷巷以為之歌曰東家辟纑西家穿窬其
內治類此至正五年秋八月三日疾卒于天官下壽五十
九逢護櫬旋莫黃山原逢竊今四十以才諳顯東州諸侯
爭欲致門下浙憲使舉正闒俱不就風節益烈焉君氏稱

王母氏有子矣是可銘〻曰
于以母教者職母以子留者肯長益後歐陽歐陽謝白
嗚呼以王 先生自註曰以字難也不可作助語辭

故鄭元銘妻金氏墓碣銘

吳常熟鄭元銘之妻金氏諱玉字孟姬寧國路旌德縣稅務大使辟之冢婦衛路輝管氏長官司總管謙之長女廣德路道録善信之孫漳州路龍興縣尹煥之曾孫也姬從幼慧齊性孝謹日在父母傍不忍頃刻離去樵婢御未嘗見匹氣其織紝組紃及音律書算皆不習而工有過人者諷詩書即通大義讀烈女傳見有孝于親事舅姑盡道節者必識之信踐之及歸鄭氏執職如禮甚有子者女自繼祿有法相其夫急人以義睦姻任恤無不適宜焉舅姑皆稱賢無間言然慕父母未嘗一日替像凡十歲三歸寧及辭去戚〻如初嫁時今年遂以歸寧終父母家訃聞夫族齊望門哭曰其婦死無以成吾鄭氏家矣得年僅二十有七生于至治辛酉十二月初五日卒於至正丁亥三月二十五日女一人升奴男一人壽童元銘卜是年四月初一日祔于武丘鄉早塘祖塋之原閱十日來請銘余住吳久之間沙湖金氏為有禮法之家往〻所適女多賢行都人士之詩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尹吉者周大族有禮法之家也女有君子行必推曰尹吉孟姬出大家而閑于禮法如此謂尹吉女非歟尹吉女爲詩人所著而予爲銘詩

著孟姬閟其令質不永年便名氏有傳豈過乎銘曰

梓共而秀而夭枹株[illegible]墮地走而躓中途彼惡終天齡

跛運長衢吾豈不知其所如嗟〻乎孟女宜歸大家孰

長短於短之不足而長有餘誦我銘詩不人誅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五

426
12
5